

一、刀疤老桂

桂文亞

➤ 作者

桂文亞，1949年生於台北，祖籍安徽省池州市。世界新聞專校編輯採訪科畢業，歷任聯合報記者、副刊編輯等職。1980年始，從事兒童文學媒體推廣事業，不遺餘力，是知名的台灣兒童文學作家，曾任民生報兒童版主任。現為自由作家，著有《思想貓》系列、《美麗眼睛看世界》等書。

➤ 課文

十八歲是少女一枝花的年齡，就在這一年，老天爺送給我一個長達十七年的馬拉松禮物。它改變了我對「美」的認知，成為一生中最珍貴的財富。

那年，我十八歲，青春洋溢，很在意自己的容貌，不但衣著髮型力求「水水的」，也頗講究色彩款式的時尚搭配；辛苦賺來的稿費，並不都用來買書，也購置美麗的皮包、皮鞋和飾品。出門打扮免不了，嗯，鏡中的少女看起來蠻漂亮的：雙頰紅潤，直鼻樑，大眼睛，嘴唇線條優美，還加上一枚甜蜜酒窩哩！不忙，且取來「美容聖品」不透

明膠紙，用小剪刀剪出彎細的月型，熟練的順著眼皮一貼，哇，變魔術似的，原本亮晶晶的單眼皮眼睛頓時成了迷人的雙眼皮，再抹上淡藍的眼影……。

坐上四十路公車，一個小男生指著我哈哈笑：「你下巴那裡有塊原子筆油！」尷尬的看他一眼，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在我右臉頰靠嘴唇部位，出現了一片青藍，彷彿是被人猛揮一拳，皮下瘀血了。這塊藍印子初時淺淺的，然後慢慢地水墨畫似的往外擴散，顏色變綠，甚至成為紅紫。同時在右口腔裡，出現了血塊，會腫脹、自行破裂、流血，暫時恢復正常，又開始腫脹、自行破裂、流血。這樣奇怪的癥狀週而復始已有一段時間，初時不以為意，遲遲不見改善愈來愈嚴重後，爸媽不但緊張起來，我更是感到害怕。難道，年紀輕輕，就得了不治之症？而我，十八歲，花樣年華才剛開始啊！

為了皮膚上的這塊無名青腫，爸爸帶我跑了五家醫院驗血，又從內科、外科看到皮膚科，直到經由一位醫生朋友的指點門診口腔外科，才確定是血管瘤，需由整型外科醫生動手術切除。

但是這第一次對我來說在口腔裡開刀的可怕手術，不但沒有治好，還使我原本完好的嘴唇受到損傷，而血管瘤也往下轉移。之後十年，青腫的部位逐漸蔓延到頸部，翻開多年前的相本可以清楚看到，我多了一個十分「肥美」的雙下巴。尤其當冬季來臨的時候，影響血液循

環，下巴至頸部顏色更加腫脹青紫，口腔需用針刺放血，接著便是疼痛不適。我曾做針灸治療、試各種中藥、甚至密宗作法，求神問卜，可惜都不見效，除了等待適當時機會動手術切除，只能暗自內心憂懼及在希望中祈禱。

第二次手術換了另一家大醫院。這次手術花了八小時，傷口從右耳根沿頸部劃到左邊顎下，長長的刀痕，有如上了一次斷頭台！然而病情依舊，血管瘤繼續生長，儘管醫生說是良性，但面對鏡子，我真誠的祈求老天爺，一臉醜點兒沒關係，但能否讓我少受點兒對未知恐懼的折磨？

第三次頸部手術是在三十五歲那年。第二次上「斷頭台」，同樣的部位再重複劃一刀，手術過後，我隱隱聽見媽媽在輕輕喚我，聲音似從山谷中吹來一陣微弱的冷風，當我清醒睜開眼睛，一眼看到兒子驚嚇的表情，接著放聲哭喊：「媽媽！」。事後，不改愛美天性的我從枕頭下取出小鏡子。鏡裡有一張水泥色的臉，雙下巴不見了，臉型改以不對襯的傾斜，彷彿刀削。但我由衷感謝老天爺，這一次是斬草除根，終結十七年來的病痛。

我今年六十歲，恢復健康以後，更珍惜生命中擁有的一切。朋友至今仍認為我很愛美，一點不錯，一個真正對「美」有認知的人，是從「醜」和「痛苦」中淬鍊出來的。只不過，很少人知道這之中的心

情故事。

記得當年我在整型外科門診的時候，看到許多兔唇、裂顎、顏面傷殘甚至畸型的病人，男女老幼都有，從外表看去，也幾乎個個是可憐的怪物，我當下膽戰心驚如當頭棒喝：「桂文亞啊你真的要感謝上天，你得的不是絕症，難看的也只是半個下巴，你還有健全的四肢和腦袋！比起這些平日不敢出門見人的身心障礙，是何等幸福！」

是的，我深切的理解及同情他們。在漫長的十七年中，我飽受精神和身體的雙重折磨，但至少，還擁有正常人生活：一份合志趣的工作，一個和樂的家庭，讀書寫作、出外旅行、隨心所欲。我在意的不是外型變醜了，而是變得更堅強更能面對生命中各種艱難的挑戰。

外在的美真有這麼重要嗎？不。當一個人經過真實人生的考驗，當一個人體會了還有比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東西以後，他的內在將更質樸豐富。

就在不久前，途經忠孝東路捷運站，遇到一個不常見面的朋友，開門見山的說：「妳以前的臉很歪耶，現在好一些了。」

我對他點頭微笑，原想告訴他這已經不重要了，但隨之一想，也沒什麼，曾經還有一位不知情的同事，在我第三次手術後向我求證：「傳說你去日本美容啦？」一位醫生朋友更善意的建議我去做整型手術以改善缺陷。

我不會去整型。執意留下這明顯的缺陷是為了時刻提醒自己：真正的「美」，是透過不完美而來的，付出「美」的代價，讓我上了一堂生命教育課，這是更有意義的收穫。

「刀疤老桂」，是我給自己取的一個性格外號。

二、失敗後，尋找快樂和信仰

小野

➤ 作者

小野，本名李遠，1951 年生。臺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後，前往美國研究分子生物學。曾擔任國立陽明大學與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助教。

1981 年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服務，結識導演吳念真，曾與幾位朋友一起合作推動臺灣新浪潮電影運動，為「臺灣新電影」運動奠定基礎。1990 年代初，擔任由《遠見雜誌》所投資「尋找臺灣生命力」電視影片的策劃與總撰稿。曾任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臺北電影節創始第一、二屆主席；2000 年出任臺灣電視公司節目部經理；2006 年出任華視公共化後第一任對外徵選的總經理。

小野以《蛹之生》一書成為 70 年代暢銷作家，其創作類別豐富多元，並屢次獲獎肯定，包括聯合報文學獎首獎及五度入圍電影金馬獎，並以《恐怖分子》、《我們都是這樣長大》、《刀瘟》等獲得英國國家編劇獎、亞太影展及金馬獎最佳劇本獎；1990 年中國時報舉辦讀者票選「四十年來影響我們最深遠的書籍」，《蛹之生》一書獲選為民國 60 年代十本書之一。

其相關創作已超過百部，在書寫第一本書《蛹之生》時，他以青春熱情與世界對話。30 多年後的今天，小野更加用心用情，與每個人分享生命中需要時常溫故知新的人生課題。

➤ 課文

| 人不是為成功而活 |

如果要用很簡單的幾個字來形容自己的人生，我想到「失敗」這兩個字。

會有這樣的念頭，是我還在華視上班的某個痛苦的黃昏，當時我接到女兒的電話，就趕快告訴她說，我想寫一本書，書名就是「失敗」，女兒立刻說：「酷！快動手。」女兒一直對於「成功」不感興趣，她很小的時候就告訴過我，她最討厭的字就是「贏」。我當時聽了怵目驚心：「是不是因為這個字筆劃太多了，很難寫？」她很確定的說：「就像這個字一樣，要贏，很難。人人都想贏過別人，那誰要輸？所以，我討厭贏！」我幾乎要哭了起來，問說：「所以，妳，寧願輸？」她點了點頭。

這本叫做「失敗」的書還沒開始寫，我就接到了一本雜誌社編輯的電話，裡面有個專題是關於「經驗的傳承」，一個是傳承者，一個是接班人，讓兩個人對話。我毫不猶豫的說，我想談「失敗」，我知道，大家都愛談「成功」，愛聽「成功」蹟，就算談了點失敗，最後

還是要回到「失敗是成功之母」或是「在跌倒的地方站起來」這類陳腔濫調。其實當我們在談所謂「成功」的人時，往往倒果為因，為那些成功者找出他們成功的理由、原因，甚至於方法，這往往只是強作解釋而已。我希望孩子能早一點面對人世間的真相和真理。所以，我很想談「失敗」，談如何看待失敗，如何面對失敗，如何承擔失敗，這些都和成功無關。這才是人間最世故的真相和真理。人不是為成功而活，而是為某種信仰而活，在有信仰的人心中，失敗正是堅定信仰的大好機會。

和我對談的是寫過一本書《轉山》，就頗為轟動的年輕作家謝旺霖，最後編輯完成了一篇名為「失敗，是成功的夜間部」的報導。這個標題下得實在太精準了，失敗不是成功的對立面，失敗只是成功的「夜間部」而已。就像每天都有白天和黑夜，隨著冬天和夏天有不同的長短，但是，黑夜和白天對一個人的生命是同等價值的。黑夜往往是讓人能得到休息和沉澱的時刻，睡眠的重要性更是隨著科學的發現越來越被重視，包括白天的所有學習都依賴黑夜睡眠時，大腦的運作才得以有效。失敗是成功的夜間部，天才的創意。

| 「失敗」比「成功」還有意義 |

編輯會想到這個標題，是和我在訪談中提到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失敗」有關。十六歲那年，我從第一志願的初中畢業後，考上了

第六志願的成功中學夜間部，在爸爸心目中，這是一次「無可挽回」的失敗，他跪在我面前，如同面對世界末日般痛哭失聲：「兒子，一切都完蛋了啊！」爸爸的悲傷和恐懼是真的，他一度希望我放棄升高中，去考專科學校，學得一技之長，將來可以謀生。後來我考上了台北工專土木科，不過最後爸爸還是讓我去讀成功高中夜間部，理由是我的姊妹們都很優秀，怕我沒讀大學會很自卑。

我的自卑感就是從十六歲這一刻開始根深柢固的，我如同見不得人的鐘樓怪人，只能在黑夜來臨時，偷偷閃進校園裡進行著我的學習，我自卑得不敢面對位於校舍穿堂的穿衣鏡，高二時還被老師痛毆，揚言要開除我。多年後，當我收到成功高中頒給我「傑出校友」的銀盤時，我直接將銀盤當成植物盆栽的墊底，我恨透了那三年的學校生活，因為那是我無法磨滅的失敗印記。

我忘了，就是因為讀的是一所夜間部，我才會利用白天去美國新聞處大量閱讀國外書籍，開始試著寫作投稿，開始練習長跑成為優秀的長跑健將，更開始提早打工，甚至還和同學做起露營的生意，體驗真實的人生，開始自我探索。如果我當時和班上其他同學一樣考上前三志願的日間部，一樣天天埋首讀課本準備考大學，或許，我會少了點各種嘗試和磨練意志力的機會。

失敗是成功的夜間部。它會讓我們看到、聽到、想到嘈雜又忙碌

的白天所看不到、聽不到、想不到的東西，而那個東西往往大是生命中最核心的價值，它讓我們敢懷疑自己、反抗自己、認清自己、發現自己，最後找到生命中最重要信仰。就像騎著單車去西藏的謝旺霖說，當他在忍受飢寒交迫的惡劣環境，忍受隨時會發生的危險，忍受病痛和孤獨時，他原本是要接受失敗的結果的。但是他就是要看自己是如何「屈服」「就範」於失敗的。他說「失敗」對他而言只是個「中性名詞」，「中斷了目標」「達不到原本的期望」反而能讓自己在「落空」中，真正認清楚自己的天賦和能耐，對於人生，這樣的「失敗」是比「成功」還有意義和價值的。

我的另一次「大失敗」是申請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助教獎學金，卻在一個深夜裡下了決心放棄優渥的學獎學金、放棄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大好機會，毅然返回多事之秋的家鄉，重新開始毫無頭緒的創作生涯；為此爸爸氣得中風倒地，比我考上夜間部的反應更為激烈。事隔多年後我才相信，那個失敗成了我自己看清楚人生方向和找到人生信仰的轉捩點。「失敗」會讓人看清楚自己的恐懼、脆弱和盲點，也看到自己內心的熱情和渴望，而這些都是在夜深人靜遙遠的異鄉中發生。

| 真正的快樂和信仰 |

真正能面對「失敗」這件事情，反而是我「成功」的打敗眾多的

挑戰者，「考上」公共化後華視的第一任總經理之後。

那次為了公共化而成立的華視董事會對外公開徵求總經理人選，我在接到董事長的電話邀約「參賽」後，利用過年期間一天一頁的寫了足足兩個星期，最後進入決選參加面試。當時媒體用「放榜」來形容激烈競爭結果，最後竟然是我被錄取了。這次的「成功」使我誤信自己是帶領圓桌武士的亞瑟王，要去混亂的國度重新建立一個新天地。

〈去面試前我站在一棟棟標著亞瑟字樣的大樓下。〉我沒有經過太縝密的思考，很快就翻天覆地的幹了起來，朝著體公共化的方向走去。我將自己深深埋在辦公室的椅子裡，天天望著電腦裡的收視率和財務報表。在完全沒有政府編列預算的奧援下，將一個在商業競爭能力已經走下坡的電視台走向公共化是一場「必敗之役」。如果「轉虧為盈」是檢驗經營者是否成功的唯一指標，我承認我失敗。

「成功」往往讓人產生錯覺，延誤了走向真正適合自己的道路。過度強調「成功」的重要，會讓人生過得慌亂恐懼。從這次的「必敗之役」，我並沒有學會「如何成功」，「必敗之役」就是「必敗」，像歷史上許許多多的戰役一樣。但是「必敗之役」卻讓我學會如何尊重和自己不同想法的人，也學會謙卑和認錯，更學會如何承受巨大痛苦和折磨。

經過這樣的苦難後，我不再渴望當英雄，也深信人不要為「世俗

定義」的成功而活，而是要為自己真正信仰的事物和真理而活。離開了那個令人傷心的戰場後，我學習當一個配角，一個傾聽者，積極追隨許多前行者參加社會關懷和社區營造的工作。

最近我收到一些朋友寄來的祝賀卡片，其中有一張是這樣寫的：

「每當聖誕節來臨時，我第一個就想到你，因為你就像是個聖誕老人，總是那麼慷慨的對待別人，帶給別人喜悅和溫暖。」還有一張這樣寫著：「你總是那麼無私的和大家分享著有趣的事情，讓別人感受到熱情和溫暖。謝謝你。」

做一個慷慨而溫暖的人，做一個能帶給別人快樂的人。失敗之後，才能找到真正的快樂和信仰。

三、回頭張望

楊索

➤ 作者

楊索，有土味的台北人，出生於台北市萬華，在永和長大，是城鄉移民第二代，父母來自雲林縣，楊索對父祖原鄉雲林充滿思慕之情。國中畢業後做過幫傭、女工、餐廳小妹等底層工作，日常生活嗜愛閱讀。台灣解嚴報禁開放後，考上記者一職，在主流媒體擔任調查記者多年，報導社會底層議題。平時熱愛閱讀、動物，特徵是緩慢，著有《惡之幸福》、《我那賭徒阿爸》散文集。投入創作後，相信俄國小說家契訶夫所言：「作家有權利，甚至有義務，以生活提供給他的事件來豐富作品，如果沒有現實與虛構之間這種永恆的互相滲透、參差對照，文學就會死於貧瘠。」出版著作：《我那賭徒阿爸》(聯合文學)、《惡之幸福》(有鹿文化)。寫作範圍包括：人物專訪、評論、散文、小說。

➤ 課文

最早，永和是一股腥野的魚味。

那時候，我四歲，我們剛搬來小鎮未久，是插枝求活的出外人。

父親找到這座大市場，挨挨擠擠地在一個角落賣魚。其實，我是在一旁幫忙遞魚，或者只是發呆、玩耍，印象已很模糊。我只記得父親身上的魚腥味，他回家時，脫下一雙沾滿魚鱗的長筒膠鞋總是發臭的。記憶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冬天，父親帶回一串螃蟹，我們等在爐火旁，看著螃蟹奮力掙扎到軀殼轉紅，小小的我也混合著恐懼和罪惡感學著剝殼吃了。

冬天，父親回家時，濕淋淋的雨衣除了魚臭，還有濺了一身的泥濘。到我念小學時，父親已收起魚攤，但是，當我唸到課文「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竟然莫名哭了，好像我父親天天出海似的。

我沒想到，小鎮這條街所發展出的巨大菜市場，竟然緊緊地繫縛著我生命中最無邪的歲月。那時我六歲，父親改行賣花，他還是一樣沒有攤位，花攤的位置夾在兩排攤商的中間走道。我開始也拿著一束玫瑰，向過往的主婦示意，喊著：「買花，買花」。多數時候，我常獨自在市場穿梭，看魚販殺魚，看抖動著全身肥肉、眼睛笑得眯成一條縫的老闆娘秤五花肉。

永和的勵行街起自與永和路接首的一頭，尾端則銜接韓國貨廩集的中興街。市場內有無數巷弄，大巷夾帶小巷，彎弄中包藏著另一條短弄，這是永和最典型的街道。常常，我鑽進去巷內，久久鑽不出來，

後來學會用氣味辨別方向，往左，是燒一鍋黑膠燙豬蹄的，再往前是炒肉鬆的香味，聞到這股肉香，就可以摸回父親的花攤了。

那時候很少人買花，只有在農曆七夕和除夕前，買菜的主婦才會想帶一把花。七夕賣紫紅發亮的圓仔花，賣不完的花和殺好的雞一起擺在門口長桌祭拜，拜完，一群小孩搶雞腿吃，屋內也有一堆花，我感受到一種懵懵懂懂的幸福，但不清楚父親為什蹲在門口怔忡地抽菸。

遠自日據時代，永和舊名溪洲時，勵行市場即已存在，至今老一輩說到這座市場，還是說「溪洲市場」。市場也可以接到豫溪街，在豫溪街未改道前，與永和路垂直的路口即有一座溪州戲院，我和市場的其它小孩，常常等在門口，散場前可以去看一段戲尾。

我進小學那年，父親入伍補服兩年兵役，這回由母親推著攤車賣玉蜀黍。母親同樣沒有攤位，她在勵行街尾勉強地挨到一個角落，不管是對客人還是面對被擋路的店家，她都不斷低頭作揖。那時我開始感覺生活的沉重，每天，我要在家照顧新生的弟妹、餵奶、換洗尿布、生火煮飯。如果是母親下廚，她經常是將高麗菜和米燜煮一鍋高麗菜飯，然後就推著攤車走了。

那時的永和仍有大片的稻田，竹林路的圳溝仍未加蓋，勵行市場就接著有名的勵行中學。我天天經過，看到一群男生在操場打籃球，

有時在竹林路的巷弄，也可以看到戴大扁帽的男生聚集在一起高聲喧鬧。我們做小孩的，看到這群高中生都很害怕，小孩中間傳說，有人惹了他們，被打死丟到溪裡。所以，每天放學，我都機警地躲著他們。

是小一那年吧？勵行中學一夜之間，變得空無一人。我一個人偷偷溜進去，無人的操場和校舍形同鬼域，荒涼生疏和過去已是兩樣。一個小孩告訴我，學校老師開槍殺人，「那裡有鬼」。我們要去市場，都要走更曲折的遠路，繞過那座中學。有時候，我要去幫媽媽收攤，為了趕路，在黑夜降臨前，我沿著中學外牆走，內心撲騰撞著，兩條腿想愈走愈快，可是，路卻愈走愈長。

父親退伍後，轉為賣菜，上午在市場外圍擺攤，下午推著菜車穿街走巷叫賣。放學後，我經常先去幫忙收攤，再跟著他沿路賣菜。我不懂為什麼我們家一直沒有固定的攤位，那時我的願望是，長大要有一個自己的攤位，賣什麼都好，但是一定要有。不只是沒有攤位，我們也沒有自己的房子，父親搬家和換生意行當一樣頻繁，使得我常結束小小的友誼，童年的朋友失散各處。

我對父親的菜車印象特別深刻，那時我已經學會秤斤兩、算帳。中午時分，跟著菜車開開停停，左右巷弄常飄來食物的香味，可是我們經常是賣到下午四點才會繞回竹林路的家，所以我叫賣的聲音也愈

來愈微弱。永和大餅包小餅似的巷弄，我在飢餓中踏遍了。

在市場賣菜的那段時間，我仍然如幼時喜歡在巷弄內逡巡。那時祖母還不算太老，維持著固定作息，早晨十點以後才吃葷。她常漱洗過後，牽著我到市場內的一家麵店，兩人各吃一碗熱騰騰、冒著霧氣的切仔麵，麵條澆頭有一、兩片白切肉，我總是難捨地留到最後一口才吃光。吃完麵，祖母又牽著我去買魚。她捏著薄薄的幾張紙鈔，一攤一攤仔細觀看比價，有如現在玉市內挑玉行家的眼光。她不理會大小攤商用誘人的笑容，親切地攔截她，繞上一大圈，最後總又走向最常去的那家，買個收攤前賤賣的一截白帶魚或是三條肉鯧。

到我十一歲那年，父親已經換過五、六種小生意，其他是伴隨歇業日夜顛倒的生活方式。我和姊姊常常在母親的指示下，尾隨父親的行蹤。當他走進河堤下的一家雜貨賭博，我們兩人不敢靠近，就只有蹲在巷口等著，常常等到天黑。遇到父親贏錢，他會滿滿掩不住笑容，摸一把銅板給我們兩人，有時甚至是一張十元紙鈔；若是他老本輸光，出來又撞見我們，那輸錢的晦氣也會發在我們身上。

我在床板草蓆下偷偷存錢，十一歲那年，開始了自己的小生意。我和姊姊各存了二十元，我們結伴穿過市場，走進一家懸掛著各式玩具、糖果餅乾還有抽獎、紅包等批發物件的商店。我第一次做老闆，賣的是一款抽出白馬、黑馬換糖吃的遊戲，後來我又做過抽圓牌、抽

紅包的生意。最慘烈的經驗是，我以巨額成本買來的一組紅包獎袋，被一個同齡的小孩開張，第一炮就抽中頭獎十元，我懷疑他耍詐，紅著臉不肯讓他拿走，他不服氣走了，拋下一句「我哥哥會來找妳。」果然，有一天，我放學經過河堤，一個男生衝過來，甩了我一巴掌。因此我結束個人事業，也多長了一項見識，知道竹聯幫的存在。

父親又回到市場賣水果時，老市場似乎已有改變，原來的肉攤、殺雞的攤商正集中起造一個專區。父親仍沒有固定的攤位，早市最熱鬧時，我們擠在外圍的路邊賣，到了午市收攤，我們才在市場內搶到一個攤位。可惜，人潮早散了，光憑我向過往挑三揀四的太太小姐們呼喊著，也沒換來她們的正眼。我想，我養成看人臉色的壞習性，一定和長年在市場廝混有關。

我十四歲那年，我們家的小孩才全部到位，母親生足了九個小孩。一排小孩出現在攤位，場面十分驚人。雖然那些小孩是我媽生的，不是我生的，可是大小弟妹一排站出，總使我十分難為情，看到弟妹來了，我立刻拔腿溜走。我父親的攤販年代，幾乎可以用魚的時期、花的時期、菜的時期來為我媽媽的懷孕做記號。母親一年年大肚子成為市場話題，當我聽到「西瓜嫂這胎會生男孩還是女孩啊？」總是羞得躲到小巷喘氣，好像即將臨盆的是我。

父親買賣做做停停，沒有進帳的日子，擺明要我們挨餓。反正回

家也不會開飯，我常獨自一人爬上河堤，觀看對岸的台北，燈火明滅的夜裡，我急切地盼望長大。看著河面飄閃的熒光，我想像走過橋的世界，那代表我將離開這座汙穢的市場，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我呆望著，頭暈目眩，在心中刻劃著離開小鎮的各種圖像。

後來，父親又賣過月餅，是那種餅上浮貼著一張印有鳳梨蓮蓉的錫箔紙，盒內鋪著紅絲綠絲的老式月餅盒。我在勵行街的入口，守著地上十幾盒月餅，露出和那個斬肉的老闆娘臉上相同的微笑，希望網羅經過左右的所有人。正當我露出傻笑，班上的幾個男生，卻正好經過攤，這時我的笑容凝住了，很想躲進市場內，可是又不能拋下這一堆月餅，整個人就如被雷打到，僵著無法動彈。

鬱悶的小鎮，相扣相連的巷弄日夜騷動著，那時我半夜常常被聲音驚醒，有時是夫妻吵架，兩人拿刀對峙，旁邊一群小孩的哭喊；有時是河堤屠宰場的豬隻夜半慘烈的尖嚎；有時是幾個小太保追逐幹架的叫囂。

小學畢業前夕，父親處於鳳梨時期，家中經常堆滿大小鳳梨。有一回收攤後，整車鳳梨留在市場附近，需要人看守，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有膽量單獨一人整夜守著那堆鳳梨？深夜的街道已杳無人跡，望入市場更是一片駭人的黑暗，我整夜睜著眼，腦中出現各種可怕的想像，彼時，唯有抱著一顆刺人的鳳梨，聞著那股醉人的甜香，才能讓

我有安全感。

接近清晨時，我在冷風中迷糊睡去，很快又驚慌醒來，斷斷續續的醒醒睡睡夾著父親白日說話的情景，父親聲明「查某囡仔讀小學就夠了，小學畢業汝就莫再讀了。」我喊著：「我要，我要，我要去上學。」在低溫中，我又驚醒過來。可能是早晨四、五點，黝暗的市場已經有忙碌的攤商進出卸貨，一盞盞燈火下，他們都有兩眼塌陷，長期睡眠不足的形貌。我想像，有可能這一生將埋在人聲沸騰的勵行市場，同樣過著收錢、找錢一成不變的生活。幼時那渴望長大要有一個攤位的夢想，忽然離我很遙遠。

當父親轉為賣油飯時，我已經是他的重要助手。他每天攪拌兩大桶油飯，一桶由我扛到老市場賣，一桶由他載到樂華市場販售。我很認真用力地招呼客人，甚至，同學和她媽媽一起出現在市場，我也不放過她們，大聲地把她們叫住。中午回家時，我的桶子幾乎只剩一點點油飯，我便蒸熱吃了；父親回來時，表情卻委頓蕭然，白布蓋上大半桶的油飯。第二天，父親說，他要去老市場賣，換我去樂華，結果他仍然帶回大半桶賣不出的油飯，而我卻賣到一點都不剩。

其實，我從很早就注意到父親的小生意必然失敗，因為他做生意經常心不在焉，一副心事重重的神色，又不敢招呼客人，加上他又三天兩頭歇業，無法累積老顧客。面對日夕受挫的父親，十四歲的我深

深感受到生活的重擔落在肩上。

在勵行市場，看見日夜出沒著一群和我父親相似的面孔，我開始有了心思，想像自己的存在還有什麼可能性。有一天深夜，我穿過市場回家，望見攤架上鋪著紙板，地上是沒有掃清的菜葉，黑暗中的勵行市場，一個個接連的木構攤位，四處爬著蟑螂，燈罩上有滿滿的灰塵和蜘蛛絲，勵行街不像白天寸步難，竟變得出奇地短，只有五分鐘，我已經走出了市場。

十五歲那年，我決定跨過橋，去尋找我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我決定棄絕和父親的小販生涯綑綁在一起的歲月。眼見父親在賭徒、小販的角色間游移，最後經常是我在收攤，而我清楚地知道，那是他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

我離開永和後，再也沒有踏入勵行市場。但是，長達多年，市場的過往經常以各種破碎的樣貌佔據我的夢境，夢中，我仍一遍遍叫喊著買花啊！有時是賣花的夢開場，醒來的前一刻，攤位卻變成賣鮮魚。有時在夢裡，我穿往於一條條暗巷，在這座迷宮般的市場，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我艱難地轉醒過，額頭有薄薄的冷汗。

偶爾，我也會夢到祖母牽著我的小手，帶我去吃麵。她叫了一顆滷蛋夾到我的碗內，我又夾回去給她，祖母不肯，兩人在推讓中，滷蛋落在市場泥濘的地上。更多時候，卻夢見我沒有去市場接班，父親

拿著棍棒追打著我。父親在後面追趕，我逃進小弄，躲在垃圾桶旁邊，躲到市場人聲沉寂，只剩我一人，而父親也已不見了。

父親七十歲生日那年，姊姊打電話要我回家祝壽。自從我離家後，我和父母的關係愈來愈生疏，只有在節日或重要時刻才會回家，每次回家，如果經過勵行市場外圍，我總是不自主地開始偏頭痛，說不上什麼原因，只是心頭如同被石板壓著，重到透不過氣來。吃完父親的生日宴，已是夜晚十一時，我準備搭車回家，經過老市場，見到入口仍有人在收整散落的水果，我忽然想繞進去看一看。

我走過舊中學的外圍；我走過五歲時吃完麵昏倒在地上的復興街；我走過祖母買魚的轉角攤位。我眼中所見的空蕩攤架，這一刻襲來一波波的混合氣味，引領我往前是賣雞的凸目嫂，我彷彿見到她舉著一把厚刀，正準備砍下雞頭，無視老母雞的哀哀啼叫。左邊，是一口檳榔一口菸的魚販勇仔，他刮起魚鱗俐落快速，每條魚落到他手裡都即刻翻白眼。往右，是和我們一樣沒有攤位的何媽媽，她包扁食的手腳很快，我從小看見她可以一邊包料、一邊招呼客人，找錢收錢都在瞬間進行。

飄過來的是肉鬆的香味，還是麵店升騰的熱氣和肉燥香，抑或是夏季荔枝的果香？我從反覆如潮水的氣味，仔細去辨別，記憶又隨著氣味拍打著我的腦部。記憶加上氣味翻湧，就如被打翻的一個珠寶匣，

記憶引出記憶、氣味引出氣味，在黑夜中熠熠閃光。我伸手撫摸汗黑的攤架、壓在紙板上的磚塊、沒有收走的兩三顆橘子，一切似乎是在昨天，像是很熟悉，其實又那麼遙遠。

勵行街尾，還有一兩家營業的飲食攤，我停下要了一碗吃食，神色疲憊的婦人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我心中很想跟她說話，告訴她我在這座市場長大，但是我一定說不清楚這句話有何意義，和這個夜晚又有何相干。那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永遠不復返的生命之流，我曾在这座市場每天被人推擠著，然而我同時又那麼早地感覺到寂寞，這種齧人的痛，使我提早長大，累積足夠勇氣離開小鎮。

永和其實早已不是一座小鎮，不知哪一年，它更名為永和市，即便是白日，車聲也淹過市場叫賣聲。我抬頭和婦人寒暄：「市場這嘛生理好嗎？」「歹啦！景氣差，大賣場又遐爾仔濟，生理做袂落啦！」怎麼可能，那人貼著人的過往難道只能追憶？不過，市場內有好幾個攤位貼著出租紅條，又像是印證她所說的話。我走出市場，沿著巷道經過豫溪街，又穿過中正路，那座溪州戲院似乎浮印在眼前的大廈上。

我如一縷遊魂，飄蕩在夜晚的永和舊街老巷，眼前擦身而過的行人，每張臉孔似乎都見過，他們是不是以前向我買過花、買過油飯、照顧過我童年的生活？在永和，許多人的生活沒有改變，只是，我像

個浪子，漂泊得太遠，離開老市場，我就像斷線的風箏，甚至已脫離自己能掌控的界域。我並不後悔選擇離開，可是，我必須承認當時的斷裂過於猛烈。

此刻，我才明白，勵行市場是我生命中的原鄉，人、氣味、攤架的貨物，在我離開市場後的生活消失，那是我人生走往虛無疏離的原因之一。這座老市場包裹了我生命中一些血肉模糊的青春，我只敢在深夜偷偷回去，像鬼魅一般摩挲一個永遠失去的世界。

四、父後七日

劉梓潔

➤ 作者

一九八〇年生，彰化人。國立台中女中，台灣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畢業，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肄業。曾任《誠品好讀》編輯、琉璃工房文案、中國時報開卷週報記者。

二〇〇三年，以〈失明〉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二〇〇六年以〈父後七日〉榮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並擔任同名電影編導，於二〇一〇年贏得台北電影節最佳編劇與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

著有散文集《父後七日》、《此時此地》，短篇小說集《親愛的小孩》、《遇見》。現為專職作家、編劇。

➤ 課文

今嘛你的身軀擺總好了，無傷無痕，無病無煞，親像少年時欲去打拚。

葬儀社的土公仔虔敬地，對你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這是第一日。

我們到的時候，那些插到你的身體的管子和儀器已經都拔掉了。

僅留你左邊鼻孔拉出的一條管子，與一只虛妄的兩公升保特瓶連結，

名義上說，留著一口氣，回到家裡了。

那是你以前最愛講的一個冷笑話，不是嗎？

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要分辨一下啊，有一種是有醫～有醫，那就要趕快讓路；如果是無醫～無醫～，那就不用讓了。一千親戚朋友被你逗得哈哈大笑的時候，往往只有我敢挑戰你：如果是無醫，幹嘛還要坐救護車？

要送回家啊！

你說。

所以，我們與你一起坐上救護車，回家。

名義上說，子女有送你最後一程了。

上車後，救護車司機平板的聲音問：小姐你家是拜佛祖還是信耶穌的？我會意不過來，司機更直白一點：你家有沒有拿香拜拜啦？我僵硬點頭。司機倏地把一卷卡帶翻面推進音響，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那另一面是什麼？難道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我知道我人生最最荒謬的一趟旅程已經啟動。

（無醫～無醫～）

我忍不住，好想把看到的告訴你。男護士正規律地一張一縮壓著保特瓶，你的偽呼吸。相對於前面六天你受各種複雜又專業的治

療，這一最後步驟的名稱，可能顯得平易近人許多。

這叫做，最後一口氣。

到家。荒謬之旅的導遊旗子交棒給葬儀社、土公仔、道士，以及左鄰右舍。(有人斥責, 怎不趕快說, 爸我們到家了。我們說, 爸我們到家了。)

男護士取出工具，抬手看錶，來！大家對一下時喔，十七點三十五分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能說什麼？

好。我們說好。我們竟然說好。

虛無到底了，我以為最後一口氣只是用透氣膠帶黏個樣子。沒想到拉出好長好長的管子，還得畫破身體抽出來，男護士對你說，大哥忍一下喔，幫你縫一下。最後一道傷口，在左邊喉頭下方。

(無傷無痕。)

我無畏地注視那條管子，它的末端曾經直通你的肺。我看見它，纏滿濃黃濁綠的痰。

(無病無煞。)

跪落！葬儀社的土公仔說。

我們跪落，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你了。你穿西裝打領帶戴白手套與官帽。(其實好帥，稍晚蹲在你腳邊燒腳尾錢時我忍不住跟我妹說。)

腳尾錢，入殮之前不能斷，我們試驗了各種排列方式，有了心得，折成L型，搭成橋狀，最能延燒。我們也很有效率地訂出守夜三班制，我妹，十二點到兩點，我哥兩點到四點。我，四點到天亮。

鄉紳耆老組成的擇日小組，說：第三日入殮，第七日火化。

半夜，葬儀社部隊送來冰庫，壓縮機隆隆作響，跳電好幾次。每跳一次我心臟就緊一次。

半夜，前來弔唁的親友紛紛離去。你的菸友，阿彬叔叔，點了一根菸，插在你照片前面的香爐裡，然後自己點了一根菸，默默抽完。兩管幽微的紅光，在檀香裊裊中明滅。好久沒跟你爸抽菸了，反正你爸無禁無忌，阿彬叔叔說。是啊，我看著白色菸蒂無禁無忌矗立在香灰之中，心想，那正是你希望的。

第二日。我的第一件工作，校稿。

葬儀社部隊送來快速雷射複印的訃聞。我校對你的生卒年月日，校對你的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的名字你的族繁不及備載。

我們這些名字被打在同一版面的天兵天將，倉促成軍，要布鞋沒布鞋，要長褲沒長褲，要黑衣服沒黑衣服。（例如我就穿著在家習慣穿的短褲拖鞋，校稿。）來往親友好有意見，有人說，要不要團體訂購黑色運動服？怎麼了？這樣比較有家族向心力嗎？

如果是你，你一定說，不用啦。你一向穿圓領衫或白背心，有次回家卻看到你大熱天穿長袖襯衫，忍不住虧你，怎麼老了才變得稱頭？你捲起袖子，手臂上埋了兩條管子。一條把血送出去，一條把血輸回來。

開始洗腎了。你說。

第二件工作，指板。迎棺。乞水。土公仔交代，迎棺去時不能哭，回來要哭。這些照劇本上演的片場指令，未來幾日不斷出現，我知道好多事不是我能決定的了，就連，哭與不哭。總有人在旁邊說，今嘛毋駛哭，或者，今嘛卡緊哭。我和我妹常面面相覷，滿臉疑惑，今嘛，是欲哭還是不哭？（唉個兩聲哭個意思就好啦，旁邊又有人這麼說。）

有時候我才刷牙洗臉完，或者放下飯碗，聽到擊鼓奏樂，道士的麥克風出發尖銳的咿呀一聲，查某困來哭！如導演喊 action！我這臨時演員便手忙腳亂披上白麻布甘頭，直奔向前，連爬帶跪。

神奇的是，果然每一次我都哭得出來。

第三日，清晨五點半，入殮。葬儀社部隊帶來好幾落衛生紙，打開，以不計成本之姿一疊一疊厚厚地鋪在棺材裡面。土公仔說，快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睏哦。我們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睏哦。（吸屍水的吧？我們都想到了這個常識但是沒有人敢說出來。）

子孫富貴大發財哦。有哦。子孫代代出狀元哦。有哦。子孫代代

做大官哦。有哦。唸過了這些，終於來到，最後一面。

我看見你的最後一面，是什麼時候？如果是你能吃能說能笑，那應該是倒數一個月，爺爺生日的聚餐。那麼，你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無從追考了。

如果是你還有生命跡象，但是無法自行呼吸，那應該是倒數一日。在加護病房，你插了管，已經不能說話；你意識模糊，睜眼都很困難；你的兩隻手被套在廉價隔熱墊手套裡，兩隻花色還不一樣，綁在病床邊欄上。

攏無留一句話啦！你的護喪妻，我媽，最最看不開的一件事，一說就要氣到哭。

你有生之年最後一句話，由加護病房的護士記錄下來。插管前，你跟護士說，小姐不要給我喝牛奶哦，我急著出門身上沒帶錢。你的妹妹說好心疼，到了最後都還這麼客氣這麼節儉。

你的弟弟說，大哥是在虧護士啦。

第四日到第六日。誦經如上課，每五十分鐘，休息十分鐘，早上七點到晚上六點。這些拿香起起跪跪的動作，都沒有以下工作來得累。

首先是告別式場的照片，葬儀社陳設組說，現在大家都喜歡生活化，挑一張你爸的生活照吧。我與我哥挑了一張，你翹著二郎腿，怡

然自得貌，大圖輸出。一放！有人說那天好多你的長輩要來，太不莊重。於是，我們用繪圖軟體把腿修掉，再放上去。又有人說，眼睛笑得眯眯，不正式，應該要炯炯有神。怎麼辦？！我們找到你的身分證照，裁下頭，貼過去，總算皆大歡喜。（大家圍著我哥的筆記型電腦，直嘖嘖稱奇：今嘛電腦蓋厲害。）

接著是整趟旅程的最高潮。親友送來當作門面的一層樓高的兩柱罐頭塔。每柱由九百罐舒跑維他露P與阿薩姆奶茶砌成，既是門面，就該高聳矗立在豔陽下。結果曬到爆，黏膩汁液流滿地，綠頭蒼蠅率隊佔領。有人說，不行這樣爆下去，趕快推進雨棚裡，遂令你的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搬柱子。每移一步，就砸下來幾罐，終於移到大家護頭逃命。

尚有一項艱難至極的工作，名曰公關。你龐大的姑姑阿姨團，動不動冷不防撲進來一個，呼天搶地，不擦撥起你的反服母及護喪妻的情緒不罷休。每個都要又拉又勸，最終將她們撫慰完成一律納編到摺蓮花組。

神奇的是，一摸到那黃色的糙紙，果然她們就變得好平靜。

三班制輪班的最後一夜。我妹當班。我哥與我躺在躺了好多天的草席上。（孝男孝女不能睡床。）

我說，哥，我終於體會到一句成語了。以前都聽人家說，累嘎欲

靠北，原來靠北真的是這麼累的事。

我哥抱著肚子邊笑邊滾，不敢出聲，笑了好久好久，他才停住，說：幹，你真的很靠北。

第七日。送葬隊伍啟動。我只知道，你這一天會回來。不管三拜九叩、立委致詞、家祭公祭、扶棺護柩，（棺木抬出來，葬儀社部隊發給你爸一根棍子，要敲打棺木，斥你不孝。我看見你的老爸爸往天空比劃一下，丟掉棍子，大慟。）一有機會，我就張目尋找。

你在哪裡？我不禁要問。

你是我多天下來張著黑傘護衛的亡靈亡魂？（長女負責撐傘。）還是現在一直在告別式場盤旋的那隻紋白蝶？或是根本就只是躺在棺材裡正一點一點腐爛屍水正一滴一滴滲入衛生紙滲入木板？

火化場，宛如各路天兵天將大會師。領了號碼牌，領了便當，便是等待。我們看著其他荒謬兵團，將他們親人的遺體和棺木送入焚化爐，然後高分貝狂喊：火來啊，緊走！火來啊，緊走！

我們的道士說，那樣是不對的，那只會使你爸更慌亂更害怕。等一下要說：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我們說，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第八日。我們非常努力地把屋子恢復原狀，甚至習俗中說要移位的床，我們都只是抽掉涼席換上床包。

有人提議說，去你最愛去的那家牛排簡餐狂吃肉（我們已經七天沒吃肉）。有人提議去唱好樂迪。但最終，我們買了一份蘋果日報與一份壹週刊。各臥一角沙發，翻看了一日，邊看邊討論哪裡好吃好玩好腥羶。

我們打算更輕盈一點，便合資簽起六合彩。08。16。17。35。41。

農曆八月十六日，十七點三十五分，你斷氣。四十一，是送到火化場時，你排隊的號碼。

（那一日有整整八十具在排。）

開獎了，17、35 中了，你斷氣的時間。賭資六百元（你的反服父、護喪妻、胞妹、孝男、兩個孝女共計六人每人出一百），彩金共計四千五百多元，平分。組頭阿叔當天就把錢用紅包袋裝好送來了。他說，台號特別號 53 咧。大家拍大腿懊悔，怎沒想到要簽？可能，潛意識裡，五十三，對我們還是太難接受的數字，我們太不願意再記起，你走的時候，只是五十三歲。

我帶著我的那一份彩金，從此脫隊，回到我自己的城市。

有時候我希望它更輕更輕。不只輕盈最好是輕浮。輕浮到我和幾個好久不見的大學死黨終於在搖滾樂震天價響的酒吧相遇我就著半昏茫的酒意把頭靠在他們其中一人的肩膀上往外吐出煙圈順便好像只是想到什麼的告訴他們。

欸，忘了跟你們說，我爸掛了。

他們之中可能有幾個人來過家裡玩，吃過你買回來的小吃名產。所以會有人彈起來又驚訝又心疼地跟我說你怎麼都不說我們都不知道？

我會告訴他們，沒關係，我也經常忘記。

是的。我經常忘記。

於是它又經常不知不覺地變得很重。重到父後某月某日，我坐在香港飛往東京的班機上，看著空服員推著免稅菸酒走過，下意識提醒自己，回到台灣入境前記得給你買一條黃長壽。

這個半秒鐘的念頭，讓我足足哭了一個半小時。直到繫緊安全帶的燈亮起，直到機長室廣播響起，傳出的聲音，彷彿是你。

你說：請收拾好您的情緒，我們即將降落。

五、親愛的林宥嘉

神小風

➤ 作者

神小風，本名許俐葳，一九八四年生，台北人。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曾任耕莘青年寫作會總幹事，爾後，就讀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等。且以〈親愛的林宥嘉〉獲三十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組評審獎，〈上鎖的箱子〉獲九十六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小說特優，並著有長篇小說《背對背活下去》。

➤ 課文

讓我說，我能如此自然喚你親愛的，如戀人般喃喃細語的原因無他。只因我始終深深深堅信，這是愛情。

在遇見你之前，我也愛過幾個人。最開始該是小學同班的男同學，總是當模範生代表全班領獎的傢伙，兩邊鬢角留得長長的（是啊，就像你剛出道時那樣，貼緊臉頰好看極了），在一群平頭小孩裡特別顯眼。我喜歡，自然班上其他女生也不會錯過，送零食送飲料幫寫作業，或在桌上刻下自己和他的名字，畫個好大的愛心框起來，然後在旁人

問起時猛說沒有沒有，渴望事實成真又不敢太過張揚，或一人一個文具店流行的戀愛橡皮擦，「把妳喜歡人的名字寫在上面，當擦布用完的時候，願望就會成真喔！」老闆娘笑臉盈盈的這麼說，我不信那些女孩心裡沒有冒出懷疑：「真的嗎？」、「這只是商人騙錢手法？」種種問句在女生群中不斷飄散，但終究還是愛的力量戰勝一切。她們全都低頭，專注在桌上擦出一堆屑屑，互相笑鬧猜測對方偷偷寫在橡皮擦上的是誰的名字？眼神悄悄飄向模範生男孩，女孩共有的默契讓她們都同一國。

我不做這些事，獨自一人站在外面看她們，這樣的小圈圈無我加入餘地，但我也同樣愛他，要是他也愛我該有多好？這樣或許我就能以另一種姿態加入她們，快樂嘻笑一起玩鬧。

我開始寫信，寫一封封情書全塞進他抽屜，寫著我愛你我愛你並不署名，我想我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練習，如何把一切想像全靠筆傾訴（像我也寫給你的那些……你收到了嗎？），這比那些小手段高明得多，我知道他或許會偷偷注意我，在課堂上暗自翻動那些信件，然後找到我。

一日早自習，當我正趁著四下無人，好把信準確塞進他抽屜的時候，模範生男孩出現了。彷彿少女漫畫的心跳場景，他伸手將抽屜裡的信紙拉出瘋狂大力撕掉，片片我愛你飛舞在空中，他滿臉通紅的吼

叫出聲：對，就是妳！不要，不要再靠近我了！聽懂沒有！

那樣的句子總在我夢中出現不斷排列組合，以一種噩夢的姿態向我撲來。我驚醒，大汗淋漓，空盪的小套房只獨我一人，起身摸索自熱水瓶倒出一杯溫水，套房裡除了生活必需品無其他累贅裝飾，碗筷都是一人份，連待客用的玻璃杯都沒有，不需要，誰會來敲我的門，讓我開口說句請進歡迎光臨？

但如果真有客人，我第一件事就是向他炫耀滿滿一整牆海報，那都是你，親愛的林宥嘉，從第一張專輯的你，到演唱會的你，更或者是我自行從網路上抓下來的你……全以各自的姿態被我牢牢貼在牆上，又有誰能說我寂寞？再不，抽屜裡翻出一整疊星光大道全集，加上專輯MV花絮，伸手拍拍座椅，誰來都會跟我一起愛上你專心唱歌模樣。

但還是沒有人來，你的臉仍然笑得很可愛，我把眼前這杯水喝掉，拿起電話又放下，不知該打給誰，手機裡沒有可供聊天的號碼，總是這樣，有時一整天都找不到說話的機會，我安靜的獨自吃飯睡覺像與這世界全然無關聯，買東西能偶爾得到店員一包謝謝光臨，已經算是好的了，更多時候是連和路人碰了肩，都裝作沒這回事般，如果0204可供純聊天，我想我會毫不猶豫撥過，只為真的跟誰說上些什麼話吧。此刻我站在黑暗裡不知如何是好，最後仍是開了電視，任螢幕

在屋內閃動，坐下來繼續寫信給你。

親愛的林宥嘉，我寫信給你，仍像過去時那樣執拗的苦戀著，你無法打一通電話來跟我說：喂不要再寄了喔！無法說那些傷害我的話語。只有我能停止寫信，而你不得拒收。我是安全的狡猾者，深深明白你無力抵抗他人對你的幻想，（林宥嘉，你好可愛，跟我在一起好不好？）幻想你或許會是夢中情人男朋友甚至於老公，儘管你並不樂於成為如此偶像，單方面的愛情如果我只能付出，那麼你便只能接受，且毫無拒絕的餘地。層層聲光效果掩蓋我們之間距離，真好，便於我把自已放在隨時可以拒絕你的地位上。但我仍是準時收看你的所有節目，包括超級星光大道娛樂百分百演唱會，像是一旦關掉了電視便什麼都失去了般……

在那樣孤獨而漫長的時光裡，我不斷寫信給你。

八卦雜誌上總說明星太忙，歌迷寫的信通常都不會看，任憑宣傳收集丟棄，此話一出許多明星紛紛消毒安撫憤怒歌迷，我倒希望你真把信通通丟棄，一定也很多人寫信給你吧，如小學那些可愛的女孩們，這樣我每日寄出的信就會跟那些寫著「林宥嘉收」的一起，被粉碎被丟棄，我便也在它們之中了，沒有什麼兩樣。

但我身邊那些國中女孩比我更早熟，在我還沒迷上任何一個明星之前，就迅速以強勁姿態展現愛情，國中生愛陳曉東劉德華麥克傑克

森，每個瀏海都長得遮住眼睛（對，就像你上一個造型那樣……你也喜歡嗎？）書包上貼滿各式閃亮亮照片，雜貨店裡十塊一張的那種，或是裝在皮夾裡炫耀著說他是我老公，不可能成真的事講來也就不需要害羞了，她們不再是校外教學時，和男生牽個手就要大哭的女生，而搖身一變成陳太太、劉太太……男生再遲鈍，也敏感察覺這一波風潮，同樂會時選唱「心有獨鍾」、「忘情水」的掌聲永遠最多，校慶時那個學 Michael Jackson 扭動的鬢髮男生，太空漫步讓全校瘋狂尖叫，即使他滿臉青春痘功課吊車尾甚至還沒變聲……

可我不愛他們，我為什麼要愛一個摸不到的人呢？親愛的林宥嘉，那時我還不明白，這樣的距離或許才最適切。我愛的隔壁班男生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我們從不交談，只是他獨自上下學的背影多麼帥氣，兩顆黑眼珠散發迷幻神情（他的眼睛跟你一樣黑得發亮，是不是也有人這麼稱讚過你？），那是只有我一個人發現的秘密。跟他一樣，放學我也一個人走，沒有人會主動邀我回家，即使路上匆匆走過的都是同班女生，偶爾勉強參與其中連腳步都變僵了，卻像個異物一般格格不入，最後只能走開了去，不知是生命裡出了什麼差錯，如果有人總擅長逗人開心發笑，那我想我該是最擅長寂寞的吧，也擅長孤獨擅長自怨自艾……

我開始和隔壁班男孩一起回家，保持一前一後的穩定距離，他的背影那麼孤獨，和我一樣，那麼我們走在一起就誰也不會寂寞了，多好。出了地下道，過個大馬路，男孩的肩膀微微傾斜，彷彿書包很重似的，然後在一個陌生的街口停下來，再過去我就不認得路了，只能滿臉微笑的目送他的背影走遠，日復一日，親愛的林宥嘉，我多想追上去跟他說：我好喜歡你，我愛你（可以嗎？林宥嘉，我可以靠近你嗎？），這樣好不好？

他沒說話，於是我往前走，錯入那如叢林一般的迷宮小巷，一個彎還接著一個，我不敢走得太快，隔壁班男孩的身影若隱若現，最後我終於在某個街口失去了他的蹤跡，（林宥嘉，你在哪裡？）疲憊至極的蹲下身來，汗水如瀑濕透了我整個背，眼前的柏油路將我整個人困住，抬起頭乾渴的望著每一處陌生門牌號碼，一旁路過的歐巴桑停下腳步問我：「妹妹，是要來找誰？」

是要找誰呢？我開口，卻想起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隔壁班男孩長什麼模樣？我咬住乾裂下唇忍不住想哭，眼淚落在柏油路上轉瞬消失，我不明白，到底該用什麼方式跟這世界相處呢，或正確的來說，如何跟自己相處？能不能有個人能蠻橫不顧禮貌，就這樣闖入我安靜場地，一時將我拉出？

親愛的林宥嘉，那便是你了，於是我聽見了你。

我早該發現的，你與他們不同，那些我愛過的男孩們（他們都像你……）即使我個性再醜怪再孤癖多麼不討喜，電視一開 CD 一放，你仍是得唱歌給我聽，不會因為誰比我漂亮可愛，你就只對誰唱歌，不會不會大家都是一樣的。

如果這可算作戀愛，那該是多麼絕望的單戀，漫漫長路看不到盡頭，單方面的愛情若要死心塌地，唯一方式只能說服自己不求回報，這話聽來慘烈無比，像是對著深不見底的湖猛丟石子般，再努力也得不到一絲回音。

但這和通常定義的愛情與眾不同的是，我得以和第三者（第四、第五……這數量該是越多越好）共同愛著你，這個被稱為林宥嘉的歌手，就跟所有愛著張懸蘇打綠五月天，更甚至五五六六黑澀會美眉棒棒堂的人一樣，我們統稱 FANS，或粉絲，無關人氣與否，一視同仁。

我老覺得這像一場病症，愛情的熱病一發不可收拾，病症初期：為每天定時收看你所有節目廣播表演，發呆時不自覺腦中淨現旋律哼起歌。接著，每日固定買報紙掌握你所有最新消息，而其他雜誌訪問也不能放過，全剪下收藏更有甚著拿去護貝。到了病症中期：寫信當作寫日記般勤快，開始想見你一見握手招呼……

哪種愛情不是這樣？聽到對方名字會心跳加速，忍受漫長等待只為見對方一面，再過來病情加重，我開始上網學著留言，並驚訝的發

現竟有那麼多地方可以討論你，論壇家族網誌或 PPT……

於是我化身成用英文字母排列組合出來的單字，悄悄在白底黑字中潛水，從未見過面的人怎能如此親密打鬧聊天？掛在林宥嘉名字底下的粉絲竊竊私語，像找到同伴般說著，喂我也喜歡林宥嘉呀哪一道歌……

那我和他們算是同類嗎？我試著打了幾個字回應，底下的回文者便親密的叫了我暱稱，我害羞說著：「我還沒有聽林宥嘉唱過現場呢。」、「那下次我們一起吧！」，如朋友般自然語氣。親愛的林宥嘉，告訴我，朋友是不是就這樣交的？

她說我們，因為你，於是我便就此成為我們。

我們、我們、我低聲不斷重複，那將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量詞單位了。

（親愛的□□□，這裡頭能不能換成別的名字？）

（親愛的周杰倫）

（親愛的劉德華）

（我想起國中的那些女孩，我們能做好朋友嗎？）

親愛的林宥嘉，最後我還是去參加簽唱會了，到頭來始終沒有排進那長長人龍裡，只敢遠遠望著你唱歌，媒體要求你以歌迷當背景照拍張大合照，你稚氣的笑起來轉過身，我也拿起 CD 舉高搖晃，和我

身邊吶喊尖叫的女孩一樣，我試圖也大喊著你的名字，林宥嘉林宥嘉，聲音乾乾的同樣喊到聲嘶力竭，轉過頭和旁邊女孩一樣露出窘迫的微笑，女孩遞給我一顆喉糖。

第二天新聞出來了，好大一張娛樂新聞的版面，照片裡你笑得一臉靦腆，身後是滿滿的歌迷開心面孔，我將報紙攤在地上，仔細搜尋著自己的臉卻遍尋不著（那麼，大概是在這個位置吧……），我伸出手，往照片更上方被切掉的部分比劃了一下，在框框之外但我確切是存在於那裡的，這就是我和你的合照了，我們和那麼多愛你的人擠在一起多麼親密，都笑得天真無邪像個孩子。

這是愛情。

我把那張報紙舉起來，找出黏膠一寸一寸把它貼在房裡牆壁上，親愛的林宥嘉，每當我朝著那張報紙望去的時候，便會看見外面的風輕而緩慢朝我吹過來，就像是開了一道窗戶般。像擁抱對於寂寞，像愛對於不愛，像你對於我。

六、樹猶如此

白先勇

➤ 作者

白先勇 1937 年生於廣西省，1949 來臺。畢業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父親白崇禧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與第一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

大學時期於《文學雜誌》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金大奶奶〉，畢業後，與同學陳若曦、王文興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對現代的文學創作有極為深遠的影響。1962 年，至美國愛荷華大學學習文學理論及創作研究，畢業後至加州聖塔芭芭拉分校執教。白先勇著作豐富，其短篇小說集《台北人》中，如〈遊園驚夢〉、〈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花橋榮記〉等可以說是近代短篇小說的經典，後有多篇改編為舞臺劇劇本。長篇小說《孽子》以一名因同性戀傾向遭父親逐出家門的少年的遭遇，描述親情及早期部分男同性戀團體的次文化，2003 年由公視改編為同名電視劇。散文集《驀然回首》、《明星咖啡館》、《第六隻手指》、《樹猶如此》。余光中對白先勇的文學成就有如下的評述：

「在主題上可以說為當代臺灣的中上層社會塑下了多面的浮雕，在技巧上可以說熔中國古典小說和西洋小說於一爐。」2003 年獲國家文

藝獎，2013年獲行政院文化獎。

近十年來，白先勇全心投入崑曲藝術的發揚，於2004年製作大型崑曲《青春版牡丹亭》，2009《新版玉簪記》公演。

➤ 課文

我家後院西隅近籬笆處曾經種有一排三株義大利柏樹。這種義大利柏樹(Italian Cypress)原本生長於南歐地中海畔，與其他松柏皆不相類。樹的主幹筆直上伸，標高至六、七十呎，但橫枝並不恣意擴張，兩人合抱，便把樹身圈住了，於是擎天一柱，平地拔起，碧森森像座碑塔，孤峭屹立，甚有氣勢。南加州濱海一帶的氣候，溫和似地中海，這類義大利柏樹，隨處可見。有的人家，深宅大院，柏樹密植成行，遠遠望去，一片蒼鬱，如同一堵高聳雲天的牆垣。

我是一九七三年春遷入「隱谷」這棟住宅來的。這個地區叫「隱谷」(Hidden Valley)，因為三面環山，林木幽深，地形又相當隱蔽，雖然位於市區，因為有山丘屏障，不易發覺。當初我按報上地址尋找這棟房子，彎彎曲曲，迷了幾次路才發現，原來山坡後面，別有洞天，谷中隱隱約約，竟是一片住家。那日黃昏驅車沿著山坡駛進「隱谷」，迎面青山綠樹，只覺得是個清幽所在，萬沒料到，谷中一住迄今，長達二十餘年。

巴薩隆那道(Barcelona Drive)九百四十號在斜坡中段，是一幢

很普通的平房。人跟住屋也得講緣分，這棟房子，我第一眼便看中了，主要是為著屋前屋後的幾棵大樹。屋前一棵寶塔松，龐然矗立，頗有年分，屋後一對中國榆，搖曳生姿，有點垂柳的風味，兩側的灌木叢又將鄰舍完全隔離，整座房屋都有樹蔭庇護，我喜歡這種隱遮在樹叢中的房屋，而且價錢剛剛合適，當天便放下了定洋。

房子本身保養得還不錯，不須修補。問題出在園子裡的花草。屋主偏愛常春藤，前後院種滿了這種藤蔓，四處竄爬。常春藤的生命力強韌驚人，要拔掉煞費工夫，還有雛菊、罌粟、木槿都不是我喜歡的花木，全部根除，工程浩大，絕非我一人所能勝任。幸虧那年暑假，我中學時代的摯友王國祥從東岸到聖芭芭拉來幫我，兩人合力把我「隱谷」這座家園，重新改造，遍植我屬意的花樹，才奠下日後園子發展的基礎。

王國祥那時正在賓州州立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只有一個半月的假期，我們卻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園藝工作。每天早晨九時開工，一直到傍晚五、六點鐘才鳴金收兵，披荊斬棘，去蕪存菁，清除了幾卡車的廢枝雜草，終於把花園理出一個輪廓來。我與王國祥都是生手，不慣耕勞，一天下來，腰痠背痛。幸虧聖芭芭拉夏天涼爽，在和風煦日下，胼手胝足，實在算不上辛苦。

聖芭芭拉附近產酒，有一家酒廠釀製一種杏子酒(Aprivert)，清

香甘冽，是果子酒中的極品，冰凍後，特別爽口。鄰舍有李樹一株，枝桠一半伸到我的園中，這棵李樹真是異種，是牛血李，肉紅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實特大。那年七月，一樹纍纍，掛滿了小紅球，委實誘人。開始我與國祥還有點顧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樹，光天化日之下，採摘鄰居的果子，不免心虛。後來發覺原來加州法律規定，長過了界的樹木，便算是這一邊的產物。有了法律根據，我們便架上長梯，國祥爬上樹去，我在下面接應，一下工夫，我們便採滿了一桶殷紅光鮮的果實。收工後，夕陽西下，清風徐來，坐在園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勞，很快也就消除了。

聖芭芭拉(Santa Barbara)有「太平洋的天堂」之稱，這個城的山光水色的確有令人流連低徊之處，但是我覺得這個小城的一個好處是海產豐富：石頭蟹、硬背蝦、海膽、鮑魚，都屬本地特產，尤其是石頭蟹，殼堅、肉質細嫩鮮甜，而且還有一隻巨蟹，真是聖芭芭拉的美味。那個時候美國人還不很懂得吃帶殼螃蟹，碼頭上的魚市場，生猛螃蟹，團臍一元一隻，尖臍一隻不過一元半。王國祥是浙江人，生平就好這一樣東西，我們每次到碼頭漁市，總要攜回四、五隻巨蟹，蒸著吃。蒸蟹第一講究是火候，過半分便老了，少半分又不熟。王國祥蒸螃蟹全憑直覺，他注視著蟹殼漸漸轉紅叫一聲「好！」將螃蟹從鍋中一把提起，十拿九穩，正好蒸熟。然後佐以薑絲米醋，再燙一壺

紹興酒，那便是我們的晚餐。那個暑假，我和王國祥起碼饕餮掉數打石頭蟹。那年我剛拿到終生教職，《臺北人》出版沒有多久。國祥自加大柏克萊畢業後，到賓州州大去做博士後研究是他第一份工作，那時他對理論物理還充滿了信心熱忱，我們憧憬人生前景，是金色的，未來命運的凶險，我們當時渾然未覺。

園子整頓停當，選擇花木卻頗費思量。百花中我獨鍾茶花。茶花高貴，白茶雅潔，紅茶穠麗，粉茶花俏生生、嬌滴滴，自是惹人憐惜。即使不開花，一樹碧亭亭，也是好看。茶花起源於中國，盛產雲貴高原，後經歐洲才傳到美國來。茶花性喜溫濕，宜酸性土，聖芭芭拉恰好屬於美國的茶花帶，因有海霧調節，這裡的茶花長得分外豐蔚。我們遂決定，園中草木以茶花為主調，於是遍搜城中苗圃，最後才選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種的幼木。美國茶花的命名，有時也頗具匠心：白茶叫「天鵝湖」，粉茶花叫「嬌嬌女」，有一種紅茶名為「艾森豪威爾將軍」——這是十足的美國茶，我後院栽有一棵，後來果然長得偉岸嶮崎，巍巍然有大將之風。

花種好了，最後的問題只剩下後院西隅的一塊空地，屋主原來在此搭了一架鞦韆，架子撤走後便留空白一角。因為地區不大，不能容納體積太廣的樹木，王國祥建議：「這裡還是種 Italian Cypress 吧。」這倒是好主意，義大利柏樹占地不多，往空中發展，前途無量。我們

買了三株幼苗，沿著籬笆，種了一排。剛種下去，才三、四呎高，國祥預測：「這三棵柏樹長大，一定會超過你園中其他的樹！」果真，三棵義大利柏樹日後抽發得傲視群倫，成為我花園中的地標。

十年樹木，我園中的花木，欣欣向榮，逐漸成形。那期間，王國祥已數度轉換工作，他去過加拿大，又轉德州。他的博士後研究並不順遂，理論物理是門高深學問，出路狹窄，美國學生視為畏途，念的人少，教職也相對有限，那幾年美國大學預算緊縮，一職難求，只有幾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論物理的職位，很難擠進去，亞利桑拿州立大學曾經有意聘請王國祥，但他卻拒絕了。當年國祥在臺大選擇理論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的鼓勵。後來他進柏克萊，曾跟隨名師，當時柏克萊物理系竟有六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師，王國祥對自己的研究當然也就期許甚高。當他發覺他在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無法達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個頂尖的物理學家，他就斷然放棄物理，轉行到高科技去了。當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實現，這一直是他的一個隱痛。後來他在洛杉磯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衛星。波斯灣戰爭，美國軍隊用的人造衛星就是休斯製造的。

那幾年王國祥有假期常常來聖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頭一件事便要到園中去察看我們當年種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陣子來，看到

後院那三株義大利柏樹，就不禁驚嘆：「哇，又長高了好多！」柏樹每年升高十幾呎，幾年間，便標到了頂，成為六、七十呎的巍峨大樹。三棵中又以中間那棵最為茁壯，要高出兩側一大截，成了一個山字形。山谷中，濕度高，柏樹出落得蒼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輝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間，園中的茶花全部綻放，樹上綴滿了白天鵝，粉茶花更是嬌艷光鮮，我的花園終於春意盎然起來。

一九八九年，歲屬蛇年，那是個凶年，那年夏天，中國大陸發生了天安門「六四」事件，成千上百的年輕生命瞬息消滅。那一陣子天天看電視全神貫注事件的發展，很少到園中走動。有一天，我突然發覺後院三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那一株，葉尖露出點點焦黃來。起先我以為暑天乾熱，植物不耐旱，沒料到才是幾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呎的大樹，如遭天火雷殛，驟然間通體枯焦而亡。那些針葉，一觸便紛紛斷落，如此孤標傲世風華正茂的長青樹，數日之間竟至完全壞死。奇怪的是，兩側的柏樹卻好端端的依舊青蒼無恙，只是中間赫然豎起槁木一柱，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我只好教人來把枯樹砍掉拖走。從此，我後院的西側，便出現了一道缺口。柏樹無故枯亡，使我鬱鬱不樂了好些時日，心中總感到不祥，似乎有甚麼奇禍即將降臨一般，沒有多久，王國祥便生病了。

那年夏天，國祥一直咳嗽不止，他到美國二十多年，身體一向健

康，連傷風感冒也屬罕有。他去看醫生檢查，驗血出來，發覺他的血紅素竟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公升只有六克多。接著醫生替他抽骨髓化驗，結果出來後，國祥打電話給我：「我的舊病又復發了，醫生說，是『再生不良性貧血』。」國祥說話的時候，聲音還很鎮定，他一向臨危不亂，有科學家的理性與冷靜，可是我聽到那個長長的奇怪病名，就不由得心中一寒，一連串可怕的記憶，又湧了回來。

許多年前，一九六〇年的夏天，一個清晨，我獨自趕到臺北中心診所的血液科去等候化驗結果，血液科主任黃天賜大夫出來告訴我：「你的朋友王國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陌生的病名。黃大夫大概看見我滿面茫然，接著對我詳細解說了一番「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病理病因。這是一種罕有的貧血症，骨髓造血機能失調，無法製造足夠的血細胞，所以紅血球、血小板、血紅素等統統偏低。這種血液病的起因也很複雜，物理、化學、病毒各種因素皆有可能。最後黃大夫十分嚴肅的告訴我：「這是一種很嚴重的貧血症。」的確，這棘手的血液病，迄至今日，醫學突飛猛進，仍舊沒有發明可以根除的特效藥，一般治療只能用激素刺激骨髓造血的機能。另外一種治療法便是骨髓移植，但是臺灣那個年代，還沒有聽說過這種事情。那天我走出中心診所，心情當然異常沉重，但當時年輕無知，對這種症病的嚴重性並不真正了解，以為只要不是絕症，總還有希望

治癒。事實上，「再生不良性貧血」患者的治癒率，是極低極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會莫名其妙自己復元。

王國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貧血」時在臺大物理系正要上三年級，這樣一來只好休學，而這一休便是兩年。國祥的病勢開始相當險惡，每個月都需到醫院去輸血，每次起碼五百 CC。由於血小板過低，凝血能力不佳，經常牙齦出血，甚至眼球也充血，視線受到障礙。王國祥的個性中，最突出的便是他爭強好勝，永遠不肯服輸的戇直脾氣，是他倔強的意志力，幫他暫時抵擋住排山倒海而來的病災。那時我只能在一旁替他加油打氣，給他精神支持。他的家已遷往臺中，他一個人寄居在臺北親戚家養病，因為看醫生方便。常常下課後，我便從臺大騎了腳踏車去潮州街探望他，那時我剛與班上同學創辦了《現代文學》，正處在士氣高昂的奮亢狀態，我跟國祥談論的，當然也就是我辦雜誌的點點滴滴。國祥看見我興致勃勃，他也是高興的，病中還替《現代文學》拉了兩個訂戶，而且也成為這本雜誌的忠實讀者。事實上王國祥對《現代文學》的貢獻不小，這本賠錢雜誌時常有經濟危機，我初到加州大學當講師那幾年，因為薪水有限，為籌雜誌的印刷費，經常捉襟見肘。國祥在柏克萊念博士拿的是全額獎學金，一個月有四百多塊生活費。他知道我的困境後，每月都會省下一兩百塊美金寄給我接濟《現文》，而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家境不算富裕，在

當時，那是很不小的一筆數目。如果沒有他長期的「經援」，《現代文學》恐怕早已停刊。

我與王國祥十七歲結識，那時我們都在建國中學念高二，一開始我們之間便有一種異姓手足禍福同當的默契。高中畢業，本來我有保送臺大的機會，因為要念水利，夢想日後到長江三峽去築水壩，而且又等不及要離開家，追尋自由，於是便申請保送臺南成功大學，那時只有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國祥也有這個念頭，他是他們班上的高材生，考臺大，應該不成問題，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電機系。我們在學校附近一個軍眷村裡租房子住，過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學生活，後來因為興趣不合，我重考臺大外文系，回到臺北。國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發覺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論科學，工程並非所好，於是他便報考臺大的轉學試，轉物理系。當時轉學、轉系又轉院，難如登天，尤其是臺大，王國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錄取了他一名。我們正在慶幸，兩人懵懵懂懂，一番折騰，幸好最後都考上與自己興趣相符的校系。可是這時王國祥卻偏偏遭罹不幸，患了這種極為罕有的血液病。

西醫治療一年多，王國祥的病情並無起色，而治療費用昂貴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漸陷入困境，正當他的親人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刻，國祥卻遇到了救星。他的親戚打聽到江南名醫奚復一大夫醫治好一位韓國

僑生，同樣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病況還要嚴重，西醫已放棄了，卻被奚大夫治癒。我從小看西醫，對中醫不免偏見。奚大夫開給國祥的藥方裡，許多味草藥中，竟有一劑犀牛角，當時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藥的涼血要素，不禁嘖嘖稱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價值不菲。但國祥服用奚大夫的藥後，竟然一天天好轉，半年後已不需輸血。很多年後，我跟王國祥在美國，有一次到加州聖地牙哥世界聞名的動物園去觀覽百獸，園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這種神奇的野獸，我沒想到近距離觀看，犀牛的體積如此龐大，而且皮之堅厚，似同披甲戴鎧，鼻端一角聳然，如利斧朝天，神態很是威武。大概因為犀牛角曾治療過國祥的病，我對那一群看來兇猛異常的野獸，竟有一份說不出的好感，在欄前盤桓良久才離去。

我跟王國祥都太過樂觀了，以為「再生不良性貧血」早已成為過去的夢魘，國祥是屬於那百分之五的幸運少數。萬沒料到，這種頑強的疾病，竟會潛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甦醒，張牙舞爪反撲過來。而國祥畢竟已年過五十，身體抵抗力比起少年時，自然相差許多，舊病復發，這次形勢更加險峻。自此，我與王國祥便展開了長達三年，共同抵禦病魔的艱辛日子，那是一場生與死的搏鬥。

鑒於第一次王國祥的病是中西醫合治醫好的，這一次我們當然也

就依照舊法。國祥把二十多年前奚復一大夫的那張藥方找了出來，並託臺北親友拿去給奚大夫鑑定，奚大夫更動了幾樣藥，共加重分量；黃芪、生熟地、黨參、當歸、首烏等都是一些補血調氣的草藥，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虧洛杉磯的蒙特利公園市的中藥行這些藥都買得到。有一家叫「德成行」的老字號，是香港人開的，貨色齊全，價錢公道。那幾年，我替國祥去抓藥，進進出出，「德成行」的老闆夥計也都熟了。因為犀牛屬於受保護的稀有動物，在美國犀牛角是禁賣的。開始「德成行」的夥計還不肯拿出來，我們懇求了半天，才從一隻上鎖的小鐵匣中取出一塊犀牛角，拿來磨些粉賣給我們。但經過二十多年，國祥的病況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臺灣，沒能讓大夫把脈，藥方的改動，自然無從掌握。這一次，服中藥並無速效。但三年中，國祥並未停用過草藥，因為西醫也並沒有特效治療方法，還是跟從前一樣，使用各種激素；我們跟醫生曾討論過骨髓移植的可能，但醫生認為，五十歲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風險太大，而且尋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贈者，難如海底撈針。

那三年，王國祥全靠輸血維持生命，有時一個月得輸兩次。我們的心情也就跟著他血紅素的數字上下而陰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紅素維持在九以上，我們就稍寬心，但是一旦降到六，就得準備，那個週末，又要進醫院去輸血了。國祥的保險屬於凱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國最大的醫療系統之一。凱撒在洛杉磯城中心的總部是一連串延綿數條街的龐然大物，那間醫院如同一座迷宮，進去後，轉幾個彎，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進出那間醫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闖進完全陌生的地帶，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為醫院每棟建築的外表都一模一樣，一整排的玻璃門窗反映著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現代建築物，進到裡面，好像誤入外星。

因為輸血可能有反應，所以大多數時間王國祥去醫院，都是由我開車接送。幸好每次輸血時間定在週末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課後開車下洛杉磯國祥住處，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輸血早上八點鐘開始，五百西西輸完要到下午四、五點鐘了，因此早上六點多就要離開家。洛杉磯大得可怕，隨便到哪裡，高速公路上開一個鐘頭車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時間，十號公路塞車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磯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魚似的公路網上。由於早起，我陪著王國祥輸血時，耐不住要打個盹，但無論睡去多久，一張開眼，看見的總是架子上懸掛著的那一袋血漿，殷紅的液體，一滴一滴，順著塑膠管往下流，注入國祥臂彎的靜脈裡去。那點點血漿，像時間漏斗的水滴，無窮無盡，永遠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國祥躺在床上，卻能安安靜靜的接受那八小時生命漿液的挹注。他兩隻手臂彎上的靜脈都因針頭插入過分頻繁而經常瘀青紅腫，但他從來也沒有過半句怨言。王國祥承受

痛苦的耐力驚人，當他喊痛的時候，那必然已經不是一般人所能負荷的痛苦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國祥那般能隱忍的病人，他這種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於他超強的自尊心，不願別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狽。而且他跟我都了解到這是一場艱鉅無比的奮鬥，需要我們兩個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來支撐。我們絕對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膽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誡：要挺住，鬆懈不得。

事實上，只要王國祥的身體狀況許可，我們也儘量設法苦中作樂，每次國祥輸完血後，精神體力馬上便恢復了許多，臉上又浮現了紅光，雖然明知這只是人為的暫時安康，我們也要趁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開車回家經過蒙特利公園時，我們便會到平日喜愛的飯館去大吃一餐，大概在醫院裡磨了一天，要補償起來，胃口特別好。我們常去「北海漁邨」，因為這家廣東館港味十足，一道「避風塘炒蟹」非常道地。吃了飯便去租錄影帶回去看，我一生中從來沒看過那麼多中港臺的「連續劇」，幾十集的《紅樓夢》、《滿清十三皇》、《嚴鳳英》，隨著那些東扯西拉的故事，一個晚上很容易打發過去。當然，王國祥也很關心世界大勢，那一陣子，東歐共產國家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土崩瓦解，我們天天看電視，看到德國人爬到東柏林牆上喝香檳慶祝，王國祥跟我都拍手喝起采來，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貧

血」，真的給忘得精光。

王國祥直到八八年才在艾爾蒙特 (El Monte) 買了一幢小樓房，屋後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進去不到一年，花園還來不及打點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對醬色皮蛋缸，上面有薑黃色二龍搶珠的浮雕，這對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國祥買回來，用電鑽鑽了洞，準備作花缸用。有一個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別好，我便開車載了他去花園看花。我們發覺原來加州也有桂花，登時如獲至寶，買了兩棵回去移植到那對皮蛋缸中。從此，那兩棵桂花，便成了國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時，也沒有忘記常到後院去澆花。

王國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雖然他不肯露聲色，他獨處時內心的沉重與懼恐，我深能體會，因為當我一個人靜下來時，我自己的心情便開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問過他的主治醫生，醫生告訴我，國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貧血」，經過二十多年，雖然一度緩解，已經達到末期。他用「End Stage」這個聽來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沒有再說下去，我不想聽也不願意他再往下說。然而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問題卻像潮水般經常在我腦海裡翻來滾去：這次王國祥的病，萬一恢復不了，怎麼辦？事實上國祥的病情，常有險狀，以至於一夕數驚。有一晚，我從洛杉磯友人處赴宴回來，竟發覺國祥臥在沙發上已是半昏迷狀態，我趕緊送他上醫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碼開到每小時八十英哩以

上，我開車的技術並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鐘的路程，一半時間便趕到了。醫生測量出來，國祥的血糖高到八百單位(mg / dl)，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腦細胞便要受損了。原來他長期服用激素，引發血糖升高。醫院的急診室本來就是一個生死場，凱撒的急診室比普通醫院要大幾倍，裡面的生死掙扎當然就更加劇烈，只看到醫生護士忙成一團，而病人圍困在那一間間用白幔圈成的小隔間裡，卻好像完全被遺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醫生來診視，可是探一下頭，人又不見了。我陪著王國祥進出那間急診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自從王國祥生病後，我便開始到處打聽有關「再生不良性貧血」治療的訊息。我在臺灣看病的醫生是長庚醫學院的吳德朗院長，吳院長介紹我認識長庚醫院血液科的主治醫生施麗雲女士。我跟施醫生通信討教並把王國祥的病歷寄給她，與她約好，我去臺灣時，登門造訪。同時我又遍查中國大陸中醫治療這種病症的書籍雜誌。我在一本醫療雜誌上看到上海曙光中醫院血液科主任吳正翔大夫治療過這種病，大陸上稱為「再生障礙性貧血」，簡稱「再障」。同時我又在大陸報上讀到河北省石家莊有一位中醫師治療「再障」有特效方法，並且開了一家專門醫治「再障」的診所。我發覺原來大陸上這種病例並不罕見，大陸中西醫結合治療行之有年，有的病療效還很好。於是我便決定親

自往大陸走一趟，也許能夠尋訪到能夠醫治國祥的醫生及藥方。我把想法告訴國祥聽，他說道：「那只好辛苦你了。」王國祥不善言辭，但他講話全部發自內心。他一生最怕麻煩別人，生病求人，實在萬不得已。

一九九〇年九月，去大陸之前，我先到臺灣，去林口長庚醫院拜訪了施麗雲醫師。施醫生告訴我她也正在治療幾個患「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病人，治療方法與美國醫生大同小異。施醫生看了王國祥的病歷沒有多說甚麼，我想她那時可能不忍告訴我，國祥的病，恐難治癒。

我攜帶了一大盒重重一疊王國祥的病歷飛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復旦大學陸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醫院找到吳正翔大夫。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醫院，規模相當大。吳大夫不厭其詳以中醫觀點向我解說了「再障」的種種病因及治療方法。曙光醫院治療「再障」也是中西合診，一面輸血，一面服用中藥，長期調養，主要還是補血調氣。吳大夫與我討論了幾次王國祥的病況，最後開給我一個處方，要我與他經常保持電話聯絡。我聽聞浙江中醫院也有名醫，於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訪一位輩分甚高的老中醫，老醫生的理論更玄了，藥方也比較偏。有親友生重病，才能體會得到「病急亂投醫」這句話的真諦。當時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時，搶救王國祥的生命，對於我重於一切。

我飛到北京後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駿教授陪同，坐火車往石家莊去，當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協招待所。那晚在招待所遇見了一位從美國去的工程師，原本也是臺灣留美學生，而且是成大畢業。他知道我為了朋友到大陸訪醫特來看我。我正納悶，這樣偏遠地區怎會有美國來客，工程師一見面便告訴了我他的故事：原來他太太年前車禍受傷，一直昏迷不醒，變成了植物人。工程師四處求醫罔效，後來打聽到石家莊有位極負盛名的氣功師，開診所用氣功治療病人。他於是辭去了高薪職位，變賣房財，將太太運到石家莊接受氣功治療。他告訴我每天有四、五位氣功師輪流替他太太灌氣，他講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經能動，有了知覺，他臉上充滿希望。我深為他感動，是多大的愛心與信念，使他破釜沈舟，千里迢迢把太太護運到偏僻的中國北方來就醫。這些年來我早已把工程師的名字給忘了，但我卻常常記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後恢復知覺沒有。幾年後我自己經歷了中國氣功的神奇，讓氣功師治療好暈眩症，而且變成了氣功的忠實信徒。當初工程師一番好意，告訴我氣功治病的奧妙，我確曾動過心，想讓王國祥到大陸接受氣功治療。但國祥經常需要輸血，而且又容易感染疾病，實在不宜長途旅行。但這件事我始終耿耿於懷，如果當初國祥嘗試氣功，不知有沒有復原的可能。

次晨，我去參觀那家專門治療「再障」的診所，會見了主治大夫。

其實那是一間極其簡陋的小醫院，有十幾個住院病人，看樣子都病得不輕。大夫很年輕，講話頗自信，臨走時，我向他買了兩大袋草藥，為了便於攜帶，都磨成細粉。我提著兩大袋辛辣嗆鼻的藥粉，回轉北京。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氣剛入秋，是北京氣候最佳時節。那是我頭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宮、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對，毫無遊興。我的旅館就在王府井附近，離天安門不遠。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門廣場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廣場，竟然一片空曠，除了守衛的解放軍，行人寥寥無幾。相較於一年前「六四」時期，人山人海，民情沸騰的景象，天安門廣場有一種劫後的荒涼與肅殺。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涼風習習的秋夜一般蕭瑟。在大陸四處求醫下來，我的結論是，中國也沒有醫治「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特效藥。王國祥對我這次大陸之行，當然也一定抱有許多期望，我怕又會令他失望了。

回到美國後，我與王國祥商量，最後還是決定服用曙光醫院吳正翔大夫開的那張藥方，因為藥性比較平和。石家莊醫生的兩大袋藥粉我也扛了回來，但沒有敢用。而國祥的病，卻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頭一年，他還支撐著去上班，但每天來回需開兩小時車程，終於體力不支，而把休斯的工作停掉。幸虧他買了殘障保險，沒有因病傾家蕩產。第二年，由於服用太多激素，觸發了糖尿病，又因長期缺血，影響到心臟，發生心律不整，逐漸行動也困難起來。

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國祥五十五歲生日，我看他那天精神還不錯，便提議到「北海漁邨」，去替他慶生。我們一路上還商談著要點些甚麼菜，談到吃我們的興致又來了。「北海漁邨」的停車場上到飯館有一道二十多級的石階，國祥扶著欄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來，大概心臟負荷不了，很難受的樣子，我趕忙過去扶著他，要他坐在石階上休息一會兒，他歇了口氣，站起來還想勉強往上爬，我知道，他不願掃興，我勸阻道：「我們不要在這裡吃飯了，回家去做壽麵吃。」

我沒有料到，王國祥的病體已經虛弱到舉步維艱了。回到家中，我們煮了兩碗陽春麵，度過王國祥最後的一個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聖芭芭拉，國祥送我到門口上車，我在車中反光鏡裡，瞥見他孤立在大門前的身影，他的頭髮本來就有少年白，兩年多來，百病相纏，竟變得滿頭蕭蕭，在暮色中，分外怵目。開上高速公路後，突然一陣無法抵擋的傷痛襲擊過來，我將車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盤上，不禁失聲大慟。我哀痛王國祥如此勇敢堅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後仍然被折磨得形銷骨立。而我自己亦盡了所有的力量，去迴護他的病體，卻眼看著他的生命一點一滴耗盡，終至一籌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勝天，常常逆數而行，然而人力畢竟不敵天命，人生大限，無人能破。

夏天暑假，我搬到艾爾蒙特王國祥家去住，因為隨時會發生危險。

八月十三日黃昏，我從超市買東西回來，發覺國祥呼吸困難，我趕忙打九一一叫了救護車來，用氧氣筒急救，隨即將他扛上救護車揚長鳴笛往醫院駛去。在醫院住了兩天，星期五，國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轉了。他進出醫院多次，這種情況已習以為常，我以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醫院裡陪了他一個下午，聊了些閒話，晚上八點鐘，他對我說道：「你先回去吃飯吧。」我把一份《世界日報》留給他看，說道：「明天早上我來接你。」那是我們最後一次交談。星期六一早，醫院打電話來通知，王國祥昏迷不醒，送進了加護病房。我趕到醫院，看見國祥身上已插滿了管子。他的主治醫生告訴我，不打算用電擊刺激國祥的心臟了，我點頭同意，使用電擊，病人太受罪。國祥昏迷了兩天，八月十七日星期一，我有預感恐怕他熬不過那一天。中午我到醫院餐廳匆匆用了便餐，趕緊回到加護病房守著。顯示器上，國祥的心臟愈跳愈弱，五點鐘，值班醫生進來準備，我一直看著顯示器上國祥心臟的波動，五點二十分，他的心臟終於停止。我執著國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霎時間，天人兩分，死生契闊，在人間，我向王國祥告了永別。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個夏天，我與王國祥同時匆匆趕到建中去上暑假補習班，預備考大學。我們同級不同班，互相並不相識，那天恰巧兩人都遲到，一同搶著上樓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

樣，我們開始結識，來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國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順父母，忠於朋友。他完全不懂虛偽，直言直語，我曾笑他說謊舌頭也會打結。但他講究學問，卻據理力爭，有時不免得罪人，事業上受到阻礙。王國祥有科學天才，物理方面應該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過那場大病，腦力受了影響。他在休斯研究人造衛星，很有心得，本來可以更上一層樓，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歲，走得太早。我與王國祥相知數十載，彼此守望相助，患難與共，人生道上的風風雨雨，由於兩人同心協力，總能抵禦過去，可是最後與病魔死神一搏，我們全力以赴，卻一敗塗地。

有我替王國祥料理完後事回轉聖芭芭拉，夏天已過。那年聖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澆灑花草。幾個月沒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黃。由於經常跑洛杉磯，園中缺乏照料，全體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廢園一座。我把國祥的骨灰護送返臺，安置在善導寺後，回到美國便著手重建家園。草木跟人一樣，受了傷須得長期調養。我花了一兩年工夫，費盡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後時間多了，我又開始到處蒐集名茶，愈種愈多，而今園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國祥家那兩缸桂花也搬了回來，因為長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負荷，我便把那兩株桂花移到園中一角，讓它們入土為安。冬去春來。我園中六、七十棵茶

花競相開發，嬌紅嫩白，熱鬧非凡。我與王國祥從前種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後，已經高攀屋簷，每株盛開起來，都上百朵。春日負暄，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七、黑暗裡一盞盞的燈

張 毅

➤ 作者

1951年生，北平人，1974年世新電影科畢業，曾任職廣告公司、『影響』電影雜誌社編輯，從事短篇小說、影評寫作；1979年在新生報連載的小說《源》獲得極大的迴響，隨後改編為電影劇本，並因此獲得第二十八屆亞洲影展最佳編劇獎，另有小說作品《台北兄弟》；後又與世新學友邱銘誠、王銘燦、虞戡平合編《人肉戰車》、《大追擊》等電影劇本並拍攝成電影。1982年，拍攝《光陰的故事》中的第四段：「報上名來」，成為台灣新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張毅先後創作了《玉卿嫂》、《我這樣過了一生》、《我兒漢生》、《我的愛》等經典作品。其中《玉卿嫂》、《我這樣過了一生》及《我的愛》被譽為「女性電影三部曲」，影片中傳達的古典傳統風格和女性複雜的內心感情世界，為台灣的女性電影寫下輝煌的一頁，張毅也以《我這樣過了一生》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及亞太影展最佳導演。《我的愛》則榮獲美國紐約綜藝雜誌年鑒，評選為台灣電影百年（1895-1995）十大電影傑作之一。

1987年張毅和楊惠姍、王俠軍等人一同創立「琉璃工房」，這是

華人世界第一個琉璃藝術工作室。至今，「琉璃工房」已在國際享譽盛名，在全世界十數個國家展出並受到極大的肯定。

➤ 課文

「因為琉璃工房要求讀好多書；所以我要離職。」

聽說這是最近很多伙伴離職的理由，聽後，覺得啞口無言，

在這崇尚自我的世代，到底還能說什麼？

小時候，家裡大人都說：好好念書。

為什麼要好好念書？還沒有說清楚，人就長大了，學校，好像就成了好好念書的同義字。那麼，在學校裡好好念書，好像也對「好好念書」這件事，有了交待。

年紀大了，回頭想想，學校裡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回想得起來的，實在不多。

為什麼？自己年紀不到，聽不懂；其次，有能力說得明白；能說到每個人心裡去的老師，難遇。更要命的是，學校，至少在我的年代，是個以考試為目的的地方，上學，全是為了考試的手段而已；為了考試，書，全拆成了一題一題試題，沒有什麼和生命攸關的內容，也沒有人想知道你的疑惑。

學校為什麼不教「愛情」？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學校為什麼不

教「愛情」？或者，教教大家「死亡」是怎麼一回事？如何面對死亡而不害怕？誰答得有條理，誰就可以及格，而不是努力地計算著：雞兔同籠，計算一〇八條腿，問有幾隻雞？幾隻兔子？畢竟，雞和兔子很少關在一個籠子，但是，愛情、死亡種種，經常碰得上。

離開了學校，很多人理直氣壯地不讀書了。理由是：生活的現實壓力好大，而為了謀生活，工具書，成了唯一好像不得不讀的書，「如何在三十歲前成功」之類奇怪的書，堆滿了書店。

人生的路，每個人就兀自向前走。每個人自求多福。

請多讀書

生活一旦面對抉擇，心裡甚少可供參考的價值觀念，只有訴諸生存本能。活著，也真就只是活著。福氣很好的家庭，雖然不見得有什麼明明白白的祖庭寶訓，但是輩輩「寬以待人，嚴以律己」之類的身教，足以讓後生晚輩耳濡目染些智慧，人間行走，不至於惹些驚世駭俗的事端。

然而，時代畢竟進展驚人，一個人要面對的適應問題，誇張一點說；簡直是光怪陸離。見過我的師祖輩的長者，即便至今，進了公共場所，見有人戴著帽子，必然克制不住地要上前怒訓之，要人家摘下帽子而後已。我們當然知道在餐廳戴帽子算什麼？還有人戴帽子主持節目呢！這是無關緊要的例子，死不了人。每個人都在每一天學習適

應他不瞭解的情況，但是，嚴重的問題呢？譬如：為什麼我不快樂？十八所小學二〇七五名四年級學生，結果顯示近百分之二十的小學生產過自殺的念頭。

我們看過多少身邊的人，因為管理不了情緒，付出扼腕的慘痛代價？莫說別人，每個人檢視自己回顧走過的路，都少不了怵目驚心的歷程。說日子是步步地雷，一不小心，隨時粉身碎骨，可能不是小太太的俏皮話。

自己跌撞撞地過日子，算自己活該罷了，然而，自己轉眼竟也為人父母，眼看小傢伙的書包，裡面的書顯然比雞兔同籠好不到哪裡，上學面臨的升學壓力也未必改善，很想大聲問每一個：唯來帶領我們過日子？

我不願這時候說：請多讀書。

但是，回想自己一路走來的路，我覺得最難的是能夠自給自足的過日子，我說的當然不是物質生活、官能之欲，是一塊米糕，還是黑松露，都容易買單。真正難過的是一種「慎獨」，是問你獨自一人，無論日子如何變化；是不是仍然怡然自得？是不是仍然充實飽滿？是不是面對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聲音與憤怒」的外在世界；你仍然自有自己的定見？

請讀書 尤其是文學

在時間的長河裡；一本一本文學，是一個一個多樣的生命的探索，這一個一個的探索，呈現了一種一種的生命面相，無論它呈現的是黑暗，是光明，我覺得給我們一種生命經驗的借鏡。

我在十三歲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我幾乎是不吃不睡地讀，完全一個小瘋子，因為我突然發現了它是一面鏡子，在鏡子裡的我是卑瑣到可憐。突然，我不太關心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雙當時流行的高跟的小太保馬靴。

當然，當你六十歲，回想起《約翰克利斯多夫》，你完全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另一番心境。但是，我仍然由衷感激它在我慘綠的年代，給了我一個啟發的視野和生命價值感。

那麼，作為琉璃工房伙伴，如果，我們真的相信琉璃工房永遠不斷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我們不可能只要求「作品」有益人心，推廣作品的「人」，是不需要「有益人心」的，或者說推廣作品的「人」，只在琉璃工房的藝廊裡有益人心，回到家裡，面對父母、丈夫、子女，「有益人心」難道就像一個公事檔案夾一樣，是不「把公事帶回家」的？

我想我需要再把「有益人心」的觀念再澄清一次：一九九六年，當我正式地強調「有益人心」的價值，是沿續著工房創業的「誠意」的價值。在歷經一九九六年的種種挫折衝擊，琉璃工房仍然不強調「利

潤」、「競爭」等等一般企業的核心目標，是因為我們更堅信我們要過我們自己選擇的生活。

那種生活，仍然充滿光明和黑暗，仍然有各種苦痛煎熬，和欲望的試探；種種疑惑，仍然沒有答案。然而，漫漫的黑暗裡，我們安靜地讀書，你終將發現那些圍繞著我們縈繞不去的悲痛、歡喜、貪婪、關愛、在無盡的過去，甚至未來，周週而復始地發生著。這樣的分享著那些經驗，是生命最本質，最深邃的學習。

今年是托爾斯泰冥誕百年。如果有人對於時代混亂；對文學如果「邊緣化」悲觀，應該看看俄國如何冷落這個俄國的巨靈。如果有人對自己的人生伴侶頗有微辭；我想應該看看托爾斯泰和蘇菲亞夫人的生活。

一定要問為什麼讀書？

書，是黑暗裡，一盞一盞的燈。

八、《愛上旅行的理由》節選

謝怡芬

➤ 作者

謝怡芬（Janet Hsieh，1980—），父母都是高雄人，後來移民美國。她是出生於美國德州的台裔，台灣女性節目主持人、小提琴家、模特兒、作家、救護員。

主持旅遊生活頻道《瘋台灣》時，以其開朗的性格、小麥色健康膚色以及活潑主持功力受到矚目。

2001年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科學與生物、西班牙語雙主修）。擅長跆拳道、功夫訓練、電子與古典小提琴、夏威夷舞、薩爾薩舞教學、壽司料理，是經認證的緊急醫療技術員，小時候曾受邀在美國白宮表演小提琴。曾受邀參加阿根廷國家交響樂團。原本只想回到父母的故鄉臺灣探訪，曾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工作，因緣際會下進入台灣演藝界。

2008年底她正式取得中華民國國籍。2010年出版《Janet帶一百支牙刷去旅行》，分享來台前的奇妙旅途際遇。2011年出版《愛上旅行的理由》。2011年以《瘋台灣》獲得第46屆金鐘獎行腳節目主

持人獎。2012年演出五月天《三個傻瓜》音樂錄影帶。2013年演出公共電視除夕賀歲戲劇《穿越101》，並出版《AU FOR YOU 快樂的祕密》。

➤ 課文

（其一）一個人旅行，會不會孤單寂寞呢？

我有好多朋友遍佈在世界各地，一旦和朋友聚在一起，我就停不下來，跟他們永遠有說不完的話。所以常常有人問：「一個人旅行，不會寂寞嗎？」我最喜歡眨著眼睛，反問他們：「一個人旅行的時候，真的只有一個人嗎？」

旅行就是生活，這是我一貫的信念！所以我常常背著包包就上路了，沒有太多的猶豫，也不一定總是有旅伴。但是不管有沒有人陪伴，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一個人的，從打包行李那一刻起，一直到旅途結束，躺在家裡的床上為止，一路上，都有很多人用各種方式陪伴著自己。而在旅途中我總是遇見不同的人，因為他們——我的朋友，讓每一張明信片上的美麗風景不只是明信片，還變得有回憶、有人情味！

不是一個人

每當我還沒有啟程的時候，身旁的朋友們總會七嘴八舌地提供很多意見，讓我覺得——這趟旅行，我絕對不會是一個人的！

這次來到南非之前，我寫電子郵件告訴朋友們：「我要去南非了！」

於是他們馬上忙著回應：「南非美得不得了！」或者是說：「南非超級危險，帶保鏢！！」也有朋友將他在開普敦的朋友介紹給我……於是在我還沒抵達開普敦時，就已經先結交了幾位當地的新朋友。

在旅途中，一路上都會遇到許多人，所以，我不是一個人旅行的。這些在旅途中遇到的人們，有些陪我走了一小段路，或是只交換了一張照片、一個笑容、一句「你好！」……他們總是讓我的旅途一點都不孤單，甚至是非常美麗的！到了最後，誰知道呢，我竟然跟其中的一些人，成為了多年好友！

當我抵達了開普敦最色彩繽紛的「Bo—Kaap 馬來人區」我同樣不是一個人。

開普敦的馬來人區在一個小山坡上，矮矮的房子跟七彩的顏色，再加上夏日的豔陽，與後面的山，組合成一幅美麗的風景。起初我還以為自己走錯地方，踏入了童話的世界！我背著相機貪心地到處攝影留念，想把這個比明信片風景還美的地方，通通都帶回家收藏。黃昏時刻的 Bo-Kaap 十分寧靜，就在我無法停下快門鍵的時候，突然聽見街角傳來愉快的喧鬧聲。人來必瘋的我，立刻覺得自己有必要去看看那個快樂的好過份的喧鬧聲究竟從何而來……

循著聲音走去，一路上只看見可愛優雅的貓兒，正奇怪著呢！一轉角，就看見一群人在玩一種我看不懂的牌戲，有人因為輸了而懊惱，

有人因為贏了而開懷大笑。一直被稱為「謝大膽」的我絕非浪得虛名，完全不怕羞，想都沒想就湊到他們的牌桌前。牌桌矮矮、小小的，牌桌旁的幾個大男人，坐在不符合人體工學的小椅子上，卻玩得非常開心，看到我走過來，非常熱情地「特許」我加入。彼此語言不是很通地交換一大堆規，好不容易上手之後……我就輸了一局！新搭上的牌友們大笑，或許這次特別的交手畫面，無論輸贏，都讓彼此永難忘懷！

接著繼續往下走，我始終貪心地拿著相機東拍西拍，忽然背後有一個聲音喊住了我……我小心翼翼地轉過頭，深怕自己誤闖了什麼不該來的地方，沒想到是三位滿臉微笑的老先生正在對我招手。這是夢嗎？我遇見了童話裡的長老嗎（這是什麼奇怪的聯想）？「你從哪裡來？」「我來自台灣！」其中一位老人立刻非激動地說：「台灣！我知道台灣，台北！我的媳婦來自台北！」哦哦！這真是太美好的緣份了！在這寬闊的世界上，我總會為了那種珍貴的緣份而感動，或許是因為太過熱愛自己生活的土地，所以對熟悉的事物特別在意，我相信他們也同樣歡迎世界各國的旅人，心中驕傲地為我介紹所有的好去處，只為了呈現最好的一面，為了款待我這位全新的朋友！

（其二）旅人的能量

我不刻意拒絕穩定，但從來也不會特別嚮往，絕大多數時候，都是視我自己的節奏而定。

我的許多親戚，他們的生活圈子都是在同一個街區裡，從小在那裡長大、嫁的人就住在斜對面那一戶、兄弟姐妹也都住在附近……他們穩定的定居生活，很溫馨也很幸福，只是我從來不嚮往那樣的生活罷了。大部份時候的情況是——我並不刻意追求安定，一直在移動、一直在抵達與離開。

在不斷移動的過程裡，旅人的能量總是會有消耗的時候，不管是心的還是身體的能量。儘管如此，「轉變」本身，對我而言，總是帶來了能量。

轉變的能量

「轉變」的過程，我稱之為「打嗝」，有時一口氣順不過來，卡在喉嚨，然後突然又順了。不管是旅行還是人生，總是會有遇到轉變的「打嗝」時刻。雖然好像是我一直在與親友離別，但是一直以來，我也經歷了許多親友甚至情人與我分別的時候，這時就會有一種要打嗝打不出來的感覺，好像在心裡缺了一塊……

在這樣的時刻，我會休息一下，然後往下一段新的經驗出發。新的經驗，並不是胡亂拿來填補空缺的。我只是很自然地不想讓自己卡住（不管是身或心），因為我明白自己只是正在遭遇一個困境，或者是能量低落的時候。此時我的做法是告訴自己：這只是「打嗝」而已，讓自己轉換思考的角度、轉換身處的空間、轉換平日太熟悉的一切，

就會過去了。

旅行一部份的意義，就是給自己轉變的機會

我曾經有一段發生在旅途中的分手經驗。人在異鄉成了孤單一人，感覺並不好受，尤其是在那城市的每一個地方，都是對方生活的場景。難過之餘，我心想：『心情越是低落，我越要放手大玩！』於是我比平常還要更瘋，哪裡都想去，如果不開心了，就哪裡都不去！整個旅程一直反覆地高亢、低落，但是到了結束的時候，這些高低起伏、點點滴滴，已經完全取代了難受的感覺，我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全新的人了，於是又可以好好地返程……重新踏回原來的生活常軌！

有的時候，這些轉變也可以發生在原來已經再熟悉不過的事物上，不管是不是前往曾去過的地方再度旅行，每段旅途中的所見所聞，都可能是新的經驗、新的體會，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原先再熟悉不過的事物，因為不一樣的情境，也會有新的感受！

旅行，不必遠行

旅行，不一定是遠行。旅行的驚奇不會因為走過的距離太短而減少，只要轉換心情，在生活場景中，也可以是旅行！

開普敦邊界，有一座俯瞰這個城市的山—桌山 (Table Mountain)。桌山山頂像是被一刀切開一樣，平得像張桌子，所以得到桌山的名號，我想沒有一個遊客會對這個名字有意見的。當我剛來到 Cape Town 的

時候，一見桌山的形狀，覺得大自然永遠都能讓人驚奇！

南非的夏季聖誕，天氣晴朗得非常過份！朋友告訴我，這座山只有在天氣很晴朗、很晴朗的時候才上得去，天空只要有一點點雲，這座山就不會開放，因為這個原因，到了 Cape Town 快四天，它才露臉，於是我馬上決定上山！一上山，立刻發現自己的假設完全錯誤——桌山上是滿坑滿谷的遊客！我還以為對當地人來說，是太過熟悉的地方了，可能不會有很多人想要一去再去！

沒想到，事後我才知道，Cape Town 有一個習慣，在聖誕節隔天，幾乎全城的人都會到近郊的觀光勝地郊遊，不需要遠行，所以桌山上的人，大部分都是 Cape Town 市民；反而來自南非的其他城市、非洲其他國家或者是像我這樣遠來的客人，是少之又少。聖誕節不僅給人團聚的理由，也給人們郊遊的理由，原來當觀光勝地變成生活場景的時候，不管怎麼樣都還是魅力不減！

我覺得每一趟旅行的發生都會有各種不同的原因，有時是為了要休息，有時是為了要逃離，大部份的時候……是一種很自然發生的事情，我很自然地就會想要變動，而我總是在變動裡，獲得很多「心的能量」。

那麼，就算生活場景裡沒有名山大海，人的轉變本身，是否也可以是一段旅程呢？它可能不是空間與景色的改變，可能是心的改變，

生活中的任何小事，只要轉換自己的態度，就可能是新的能量的來源。

所以，有時候我會突然想把家裡的陳設都換過，沒有任何特別的原因，就是覺得可以換了；有時候我會在工作或生活的常軌裡，思考有沒有新的可能性？有沒有新的挑戰？有沒有可以讓工作更有趣的想法？在我的世界裡，所有一成不變的事，只要轉個彎就會變得有趣了，設法讓自己感到有趣，就是我充電的方式。

九、還原那一鍋年少的溫柔—— 夏惠汶療愈系美食良方

夏惠汶

➤ 作者

文化大學建築系畢、美國行政管理碩士、澳洲國立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曾醉心學習薩提爾家族治療、心理劇、神經語言學(NLP)、海寧格系統排列、敘事治療、國際催眠師教師培訓、合作式對話等後現代操作方法與哲學。

台灣開平餐飲學校創辦人，將一般傳統的填鴨式教育成功轉型為讓孩子們翻身、可以順性發展自己興趣專長的後現代人文教育。著有《親子關係全壘打》、《愛，要流動》、《餐飲禮儀與文化》、《摸著石頭過河：一位頑童校長的辦學歷程》、《亂有道理的學校：開平團隊深度對話》等

➤ 課文

一鍋鎖在記憶中的芋頭鴨

開平餐飲學校的新生訓練很特殊，新生要到校上課前，所有新生家長也必須得參加三天的研習課程，從親子關係的回顧開始，創辦人

夏惠汶會帶領家長從冥想、靜心中思考與孩子之間的互動變化，也了解孩子在高職階段的學習內容，藉這個機會反思親子關係。

夏惠汶從自己和父親緊張的關係說起，他回憶小學時自己並不用功，到快畢業才拚命追趕。考初中時竟然上了建中。

有一天爸爸的朋友問：「夏醫師，您公子在哪裡讀初中？」

夏耀珊博士驕傲地回答：「建國中學。」

好事的朋友質疑：「您和夫人不是在辦學校嗎？你的小孩都不讀自己的學校，別人怎麼敢讀你的學校？」

「對喔，那就叫他回來吧！」個性明快的夏耀珊立刻拿起電話，撥給建中的賀翊新校長，說明自己的想法。

「你也在辦學校，哪有才開學沒多久，孩子說轉學就轉學的。」賀校長提出了質疑。

「那怎麼辦？」

「好歹總也要一個學期吧！」

賀校長使出了緩兵之計，夏惠汶聽到後，一身冷汗，心裡想：「到了期末的時候，父親大概會忘了吧？」

沒想到，夏耀珊沒忘，於是夏惠汶在初一下轉回開平，那時是六年制的完全中學。於是一直到了高中畢業，夏惠汶在開平讀了五年半。

「從此我的人生就以對抗父親為目標，我爸說什麼，我就不做什

麼。」夏惠汶笑著說：「那時候，只要讓我爸不高興，就是我最大的快樂。」

於是，夏耀珊要他讀書，他偏不讀；要他背英文，他就偏不背英文；要他讀《聖經》，他就把《聖經》丟掉。父親體罰成為家常便飯，到最後已經沒得罰了，父子的關係降到冰點。

夏惠汶成天就和幾個同學騎腳踏車在外面跑，甚至一度差點加入幫派。他都已經講好了入幫的日期，安排好職務，就在歃血為盟的儀式前，夏惠汶心中有些阻抗，徹夜失眠，第二天便和幫中的朋友說：「我想，先不要參加吧。」

「不是都講好了？」

「我想，我仍然可以幫一些忙，我住在學校裡，幫裡有些東西要藏，我知道學校哪裡有死角，還是可以幫忙，但是先不要進幫。」

「你究竟在怕什麼？」

「我擔心，我進來可能會有更大的麻煩，而且對你們不好。」才中學的夏惠汶解釋：「你也知道我爸在總統府醫務室工作，如果我加入以後，搞不好憲兵會來查你們，會有官方的一些麻煩，真的不好。」

懸崖勒馬的夏惠汶心中十分警覺，擺爛還是有個限度，可惜他從來沒有機會和父親分享這個決定的心路歷程，怎麼從擺爛到看到整體，但另一場誤會，又有新的親子衝突如暴風雨般襲來。

一天傍晚，夏惠汶回到家中，看見父親垮下臉，凶惡地問：「架上的古董花瓶是你打破的嗎？」

「不是。」完全沒有印象的夏惠汶，輕輕地答。

「跪下！」夏耀珊暴怒吼出，解下腰間的皮帶，往兒子身上招呼了過去，同時還說：「你說謊！」

皮帶貼上大腿，登時血就從卡其褲上沁出，父親的皮帶幻化成武俠片中的長鞭，像是朝仇敵攻擊一樣，讓夏惠汶招架不住，哭著說：

「我沒有碰過，不是我打破的。」

他的哭聲、辯解與奔逃惹惱了怒急攻心的父親，母親夏馮良杜和姊姊完全束手無策，父親打斷了一條皮帶，手開始發抖，竟然轉身到房間，拿出另一條皮帶，又抽打了兩下，打不動了就停下手。夏惠汶一動不動跪在客廳的正中央，不哭，不叫，臉上流露出一種不在乎，彷彿說著：「就隨你打吧！」父親的憤怒也到了極點，失望地放下皮帶，回到房裡。

夏惠汶跪到膝蓋都快沒有知覺了，從廚房出來的母親，喚他坐起，扶著哀莫大於心死的孩子到餐桌旁坐下，端給他一碗熱湯。

夏馮良杜說：「快喝，媽媽燉了一下午的芋頭鴨。」

綿密的小芋頭和鴨肉都化成湯汁，溫柔地從口中行進到剛剛抽搐、發抖甚至發冷的喉頭，又暖和了飢餓的胃。

一面演講著，一面回想往事，他猛然想起，有三十幾年沒吃過芋頭鴨了。

結束演講後，回到家中，走到已經一百零三歲的夏馮良杜床邊，握著那瘦小顯得乾癟的手：「媽，好久沒吃芋頭鴨了，妳還記得怎麼做嗎？」

夏馮良杜聽到兒子的四川鄉音，嘴角微微揚起，頭輕輕搖著：「太久了，不記得了。」

那一鍋曾療癒夏惠汶的煲湯配方，似乎就要隨著夏馮良杜像跳棋一樣的流離人生，消逝在老人的記憶深處。

跳棋一樣的人生

一百零三歲的夏馮良杜也記不得何時愛上跳棋，生長於動盪不安的時代，戰火滿地的國土，彷彿一個巨大的棋盤，無助的人們徬徨與跳躍在城市與村落間。夏馮良杜出生於四川宜賓市江安縣的望族，因為父親思想開明、家庭富裕，得以接受高等教育，生來就很勇敢的她，為了一紙大學文憑，她坐著家裡的米船，躲過槍林彈雨，跳躍在四川大學、武漢大學與北平大學三座學術重鎮。最後在對日抗戰時，重返川大，一九三九年取得教育學士學位，也與年輕的牙醫師夏耀珊相識相戀，組成家庭。

抗戰結束後，夏耀珊本來任職四川重慶寬仁醫院看診，旋即赴美

進修，三年後取得紐約州教育廳醫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牙學院口腔矯正學雙博士。回國後，國共內戰的戰火四處延燒，當時任職南京醫的夏耀珊先來台灣，夏馮良杜只得揮淚拜別父母，帶著三個孩子，又像倉皇的棋子，跳躍在四川、漢口、澳門、香港等地，最後越過海峽，在台灣安頓下來。

剛到台灣時，原本養尊處優的夏馮良杜只好自己操持家務，第一次進廚房，連搨爐子、燒煤球都不會，廚房滿是煙，燻得她眼睛都睜不開，好不容易把飯煮熟，一家人只好將就著吃茶泡飯拌辣椒。夏惠汶記憶中，只有生病時才有肉鬆吃，但是偏偏胃口不好，也無福享受與品嚐，這樣的尷尬，似乎是人生中的常態。

來台一年後，原本的五口之家歡欣地迎接了小兒子的誕生，夏馮良杜總是唸著：「小娃漂亮又乖。」

小娃兒一歲多剛會走，一天早上，夏耀珊在書房教大女兒數學、夏馮良杜與二女兒在臥室玩，還在讀幼稚園的夏惠汶和弟弟在房間，看著小弟爬向一公尺高的檯子。佣人剛倒滾燙的開水進保溫瓶，他看見弟弟爬向桌角，對冒著煙的熱水瓶好奇，剛會走路的弟弟，踮著腳尖伸手抓，又站不穩，熱水瓶掉下桌，滾燙的水從弟弟頭上淋下，弟弟大哭了起來。

夏馮良杜衝進房間大叫一聲：「小弟！」就幾乎昏厥過去。

夏耀珊一把抱起小弟，跑進浴室沖冷水，小弟當時已經沒有哭聲了，送進醫院急診，急救三天後過世。

悲痛萬分的夏馮良杜開始惡夢連連，夢中都是孩子疼痛的哭聲，家中總是浮現小娃的身影。她無法待在家裡，覺得一定要做事，否則活不下去。她開始去找工作，當時人浮於事，想重執教鞭的夏馮良杜屢屢遭到拒絕，每個學校的主管都質問她：「夏耀珊博士在總統府擔任醫官，又在國防醫學院教書，家裡財務不是問題，衣食無虞，何需工作？」

夏馮良杜還是想轉移傷痛，想起從大陸帶來的那張四川大學教育系的畢業證書，一九五三年春天決定辦學，初秋創校，以中山北路為校址，把生活重心轉到辦學上。在動盪的時局裡，她極有氣魄地想起張載對知識份子的期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於是為學校取名「私立開平補校」。

開平的第一屆校友王建邦一直記得，剛進開平就學時，就聽說校長公兒意外身亡的故事，依稀感覺她心情還是很不好，進校長室時，常看見她皺著眉頭，一直抽菸。後來兩人比較熟稔，校長不經意地說過：「我還沒走出喪子的陰影。」後來她戒了菸，改吃瓜子。王建邦說：「瓜子總是吃得很快，校長室經常是一堆瓜子殼。」

一九五四年因為學生人數激增，原校址不敷使用，遷入現址，當

時大安區地曠人稀，夏惠汶記得，學校正門小溪垂柳，後門就可以望見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一九五五年秋天，獲准設立日間部初中，並增設夜補校高中普通科及商科。一九五六年核准立案為「私立開平中學」，次年成為初、高中的完全中學。夏耀珊為了趕工，親自帶領員工整地、施工與監工。

開平當年是從一小塊校地開始，夏耀珊在周邊增購一塊校地，在水泥砂石昂貴的年代，只好以回填土來充當建材。這些廢土、棄磚、殘瓦還有垃圾混合的材料，五味雜陳，只要風一吹，臭味就撲鼻而來，上課時老師得用手趕蒼蠅。許多師生都掩鼻上課，足足忍受了一學期才有所改善。

開平創校之初，夏馮良杜負責教務，夏耀珊負責學生管理，學生進校門還得先背十個英文單字，不會背就跪在地上，背會才可以起來。在沒有施行九年國教之前，開平的普通科很受重視，每年都有學生考上師大、台大，夏馮良杜還高薪挖建中教師來兼課，名師陣容包括後來當上救國團主任的李鍾桂。

夏惠汶心疼地指出，當時省教育廳在霧峰，母親常常要出差，四處奔走，非常辛苦。學校創辦，教育工作實在艱難，母親認真辦學，每一分鐘都耗盡心力，直到筋疲力竭。不過也因此，父母常不在家，夏惠汶其實還滿開心的，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

事實上，在夏馮良杜與夏耀珊心中的夢想是辦大學。夏馮良杜的哥哥馮若飛是知名畫家，與張大千是結拜兄弟，因病沒能來台。夏馮良杜不只一次對朋友說：「如果若飛來台，相信我可以把開平辦成一所大學。」

大千居士來台後，每逢生日，都會邀約夏馮良杜參加壽宴，兩人以兄妹相稱。夏馮良杜總會帶著拿手的四川泡菜去，讓大千居士樂不可支，他總說：「我的廚子就是做不來。」一九八〇年夏馮良杜去拜壽時，她等客人都散了，怯生生地向張大千索畫。大千居士笑嘻嘻地帶她到畫室，拿出一張工筆畫說：「妹，這張蘭花可好？」

「真是好美，筆法細膩。」夏馮良杜喜出望外地看著。

「蘭花象徵高貴，一枝蘭花就象徵一枝獨秀，是我的得意之作。」

四川泡菜換來名畫的美談，不脛而走。夏馮良杜沒有藏私，立即製成賀年卡，和親友與老師分享她的喜悅。

在夏馮良杜三十六年的校長生涯中，夏惠汶沒有陪在媽媽身邊，而是放逐自己，在遠行與旅次中尋找自我。

遊子返鄉與父親和解

夏耀珊希望夏惠汶當醫師，叛逆的兒子偏偏選了建築系，他從父親失望的眼神中，感受到無比的樂趣。

考上大學後，他搬進陽明山的學校宿舍。一九六七年二月夏耀珊

心臟病發作，送進醫院，夏惠汶接到父親病危的通知，急忙趕到加護病房。

到病房後，看見父親身上插了許多管子，身上蓋著白布，右手垂在床邊，他感到父親好像已經不在這個房間了，原本堅強、勇猛與高大的長者，彷彿在一瞬之間蛀空了身軀，垮在病床上。夏惠汶不記得自己曾經正視父親的臉，在成長的歲月中總是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此時俯望著無語的他，稍微碰觸了他的手指頭，父親緊閉的眼睜開一下，對看一眼就闔眼了。他慢慢握起父親的手，看見父親緊閉的眼睛流下淚來就過去了，夏惠汶驚嚇到了，父親是名醫，從沒想過救人無數的他會死亡。

醫生在一旁冷冷宣告了父親的死訊，夏惠汶也頓時失去人生的目標，在他整個叛逆的青春歲月，唯一的目標就是跟父親作對，拒絕走上父親安排的道路。於是大學畢業後，投身營造業，成為成功的營造商人。三十出頭，夏惠汶更擴張經營版圖，當上澳洲最大獨立基金公司遠東區的負責人，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他距離家族越來越遠。

有一天，他翻開年少的日記，想起父親的皮帶在他身上鞭打出一道道血痕時，他曾給自己一個承諾：「等我長大，我絕對要和父親走不同的路，我受的苦，絕對不會讓別人再承受。」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能理解父親並不是不愛他，而是父親的愛凝結了，愛得很累。他更

感到無比的空虛，發現自己沒有流浪的理由，更懷念母親的芋頭鴨，但是自己總是煲不出一樣的溫熱與滑順。

四十歲的夏惠汶決定和父親和解，開始提倡「愛要流動，愛的不累」。於是他不再逃避，面對自己，回到父親創辦的學校，在母親辛勤的基礎上，開創不一樣的教育體系。

讓愛流動的平台對話

夏惠汶強調開平不是主張「愛的教育」，因為愛的教育很難掌握界線，小愛固然很好，大愛往往很嚴厲。他很堅持，愛要流動，首先就是要拉出界線，他說：「真正的愛是你不管怎麼做，都要讓孩子更有力量，更能面對人生的困境，所以我們講愛的能量是流動的，孩子感覺到愛，仍然要用自己的方法面對自身的問題。」

於是開平開創「平台對話」，在教師成長與學生成長的活動中，夏惠汶參考夏林清引進英國塔菲史塔克大團體動力實驗室發展出來的方法，讓老師、學生在平台討論中都是平等的，學生和老師可以直接要求與校長對話，表達不舒服的情緒，不同的意見。夏惠汶相信，先要敢於面對衝突，才能真實地學習跨越差異，教師團隊才能合作向前，學生也能充滿活力學習。

就有學生在平台對話中，很坦誠地告訴一位新手老師說：「老師，你上課很無聊，我們不喜歡你的上課。」不知所措的年輕老師，當場

就流下眼淚。

年輕老師不是不認真，不是不愛學生，夏惠汶說：「傳統的老師備課認真，教材繁多，但只重單向灌輸，缺乏雙向討論，學生沒有參與，愛就無法流動，無法長出力量。」因此每一位老師在開平就必須思索，要如何受到學生歡迎？如何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又能讓學生長出力量？能夠順利開展的課程不是靠老師的權威，更不能靠師長下命令來強迫學生。

開平的校風不僅平等開放，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沒有紙筆的考試形式，老師依照學生的程度與興趣準備教材，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選讀，一切的作業、簡報與活動都在師生相互約定與同意下進行。

夏惠汶的教育理念在一九九〇年代還是太前衛，不見容於老師與家長，一度老師無所適從，紛紛求去。部分家長更不放心學生在沒有教材的校園裡，透過校長有約的時間投訴抱怨。據統計，從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六年，學生人數從近一千八百人降到只剩七百多人，每個年級剩下兩百多人。

堅持理念的夏惠汶決定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在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的協助規劃下，於一九九一年增設餐飲科，在學生人數銳減的時刻，他引入更多五星級飯店的大廚擔任老師，細心教導學子，隨後逐年減併其他類科，並於二〇〇七年更名為「開平餐飲學校」，成為

全國第一所餐飲專業學校。

夏惠汶創辦的開平餐飲學校不只重視廚藝，也重視內場和外場的團隊合作，更重視食物傳遞過程中，人與人的美好互動，以及人對食物的尊重。並因此建立了強調培養學生了解「關係責任」的教育內涵和開平特色。他設計了拜師典禮，讓學生由「拜師敬我」的儀式中，認識廚藝專業的內涵，進而看重自己的工作。近年來，他更提倡廚師節，希望能把廚師提升到藝術家的高度，一旦廚師成為公眾人物了，自然會更愛惜羽毛。

夏惠汶強調，過去有些廚師做完菜以後，扣子一解，然後就抽菸、喝酒或打麻將，但近二十年來，廚師的形象有了重大轉變，名廚成為媒體名人，傳播食養、食補、食療的觀念，協助大眾養生和看顧身體。他相信，讓每一個廚師都有榮譽感，就不會做出令人失望的餐點、行為跟舉措。

由於重視廚師人格、行為與態度的養成，開平的學生在業界備受歡迎，這些沒有消磨時間在測驗卷，沒有死背標準答案的學生，更能夠關照全局，更有創造力，更能夠臨機應對。夏惠汶轉述：「有一個飯店的董事長就說，如果他們要辦重要的外燴，一定要開平的學生出去，因為飯店裡頭動線都固定，但辦外燴的動線隨時會變，開平的學生才反應得過來。」業界累積的好評，讓開平餐飲學校在技職教育不

受重視的台灣，異軍突起，深深獲得老師、家長與學生的肯定。

推廣健康與傳承飲食文化

夏惠汶把原本汽車維修科的工廠，改裝成「主廚之家」，老師和學生在此實習中西餐的烹調與服務，推廣健康的飲食，傳承台灣各地的好手藝。

夏家過去的飲食一直都是重口味，夏惠汶打趣道：「我們家有個很有名的菜叫『紅辣椒炒青辣椒』，蒼蠅飛過餐桌上空，會嗆到掉下來。」菜餚的麻辣，常常讓客人食慾大振，白飯吃了一碗又一碗。然而在試菜、開發與宴客的沉重負擔下，夏惠汶的體重也節節上升。

二〇〇七年清明節，他到埔里山裡參加靈修，聆聽來自美國、韓國的自然飲食療法專家，體悟到「回歸自然」的飲食，既有養身功能，又能撫慰心靈。正巧有機會到北京擔任奧運餐飲選拔的評審，在無數大廚端上的功夫菜中，他最愛蒸籠上的地瓜、芋頭、竹筍與毛豆，沒有加工的五穀蔬食喚醒了他的味蕾。

於是夏惠汶開始推廣「健康餐」(又稱新陳代謝平衡餐)，強調清淡、原味、當季的食材，不吃加工的食品，注意纖維、澱粉、蛋白質與脂肪的均衡，夏惠汶提醒：「各種營養都要有，白水煮加點橄欖油，但是一餐不要超過五百公克就是了。」夏惠汶「以身試法」，以清淡的飲食度日，一個月就瘦了三公斤，一年之後甩重十二公斤，讓他更

有信心，也就持續在「主廚之家」推廣。

「主廚之家」不僅推廣健康餐，還負擔台灣飲食的傳承工作。開平成立了「台菜研究室」，希望師生一起向老師傅學習，把台菜的技藝一一整理出來。老校長夏馮良杜的好手藝，無論是牛肉麵、麻婆豆腐、魚香肉絲、開陽白菜和四川泡菜，也都一一由老師記錄下來，讓美味不會消失。但是夏惠汶想起舌尖上的芋頭鴨，猛然發現始終沒有還原過年少的那一鍋溫柔，那一鍋媽媽的味道。

得過多項全國廚藝獎的彭瑞騰老師，接下了這個尋找老味道的任務，他帶著高二的學生王聖文開始查資料與研究，也不斷和夏惠汶討論。兩人試過醬爆、紅燒、熱炒、燉湯等各種手法，一共熬出二十多鍋芋頭鴨。彭瑞騰說，夏天沒有小芋頭，所以用滾刀將芋頭切塊，訣竅是芋頭要先蒸熟。王天聖補充道，在砂鍋裡小火燉至芋頭軟爛，這樣的火才對。

夏惠汶的記憶越來越清晰，媽媽的芋頭鴨，都用小芋頭，佐以油炸後的鴨肉塊，燉到鴨肉軟嫩，湯汁拌飯真是太可口了。

一鍋去而復返的芋頭鴨，讓夏惠汶不僅喚回濃稠又纏綿的滋味，也召回父親一度凝結的愛，將母親溫柔的手藝融化在歲月之中。

後記：夏馮良杜女士於本書出版之際，蒙主寵召，享年一百零三歲。我們有緣能在老奶奶最後的歲中，採訪與拍攝到她與愛子夏惠汶先生溫馨的互動，更透過文字、影像記錄了這道象徵著濃郁母子深情的菜餚〈芋頭鴨〉，這是家常菜，更是傳家菜，我們深深感恩這個相遇，藉著此文，做為永恆的紀念。

十、歸園田居

陶淵明

➤ 作者

陶淵明，字元亮，入宋後，改名潛，字淵明。世稱靖節先生。晉潯陽柴桑（今山西省九江縣）人。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西元三六五年），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西元四二七年），享壽六十三。

陶淵明為大司馬陶侃的曾孫。祖父茂、父親逸都做過太守，但至淵明時，陶家已沒落。二十九歲起，便因親老家貧，出任江州祭酒及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小官，終因志趣不合而離職。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八月（四十一歲）出任彭澤令，居官八十餘日，因質性本好自然，遂解印綬辭官，歸隱田園，並作〈歸去來兮辭〉，入宋後，躬耕自給，終身不仕。

陶淵明品性高節，用舍進退，率性而為，行舉不失其真。工於詩文。《晉書·隱逸傳》稱他「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其性情人格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

淵明是晉宋之際重要的詩人，也是古代第一位知名的田園詩人。其詩自然質樸，恬淡真醇，詩今存一百二十餘首。賦今存三篇。所作散文，今存〈桃花源記〉、〈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等九編。南北朝時，崇尚靡麗文風，辭重藻飾，而淵明詩文較為樸質，故不為當世所欣賞稱善。唐、宋以後，其人思想及詩文的藝術成就，始受讚揚。蘇東坡說他「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為田園詩人之宗。詩文集收錄於《陶淵明集》中傳世。

➤ 課文

其一

少無適俗韻¹，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²，一去三十年³。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⁴。開荒南野際，守拙⁵歸園田。

方⁶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⁷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⁸遠人村，依依墟裏⁹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¹⁰有餘閒。久在樊籠¹¹裏，復得返自然。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¹²。白日掩荆扉¹³，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¹⁴，披草共來往¹⁵。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¹適俗 適應世俗。韻，情調、風度。

²塵網 指塵世，官府生活污濁而又拘束，猶如網羅。這裏指仕途。

³三十年 吳仁傑認為當作「十三年」。陶淵明自太元十八年（三九三）初仕為江州祭酒，到義熙元年（四〇五）辭彭澤令歸田，恰好是十三年。

⁴羈鳥 籠中之鳥。池魚，池塘之魚。鳥戀舊林、魚思故淵，借喻自己懷戀舊居。

⁵守拙 守正不阿。

⁶方 讀作「旁」。這句是說住宅周圍有土地十餘畝。

⁷蔭 蔭蔽。

⁸曖曖 暗淡的樣子。

⁹依依 輕柔的樣子。墟裏，村落。

¹⁰虛室 閒靜的屋子。

¹¹樊籠 蓄鳥工具，這裏比喻仕途。樊，柵欄。

¹²輪鞅 指車馬，輪指車輪，鞅是套在馬頸上的皮套子。

¹³荆扉 柴門。

¹⁴時復墟曲 時復，常常；墟曲，偏僻的村落。

¹⁵披草共來往 披，撥開；共來往，指和村裏人相互來往。

其三

種豆南山¹⁶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其四

久去山澤遊，浪莽¹⁷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¹⁸步荒墟。
徘徊丘隴¹⁹間，依依²⁰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借問采薪者，此人²¹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歿無復餘。
一世異朝市²²，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其五

悵恨獨策²³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²⁴，雙雞招近局²⁵。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²⁶。

¹⁶南山 即廬山，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南面。

¹⁷浪莽 放縱不拘之意。

¹⁸披榛 撥開樹叢。

¹⁹丘隴 墳墓。

²⁰依依 思念的意思。

²¹此人 原來居住在這裏的人。

²²一世異朝市 經過三十年的變遷，朝市已面目全非，變化很大。一世，三十年。

²³策 策杖，拄杖。

²⁴漉酒 用布過濾酒，濾掉酒糟。

²⁵近局 近鄰

²⁶天旭 天亮。

十一、隱逝於福爾摩沙山林

劉克襄

➤ 作者

劉克襄 1957 年出生於台中縣烏日鄉九張犁土角厝的老家，原取名劉資愧，因父親信奉社會主義，鄙夷資本主義之故。二歲時改為今名。也用李鹽冰、鳥人等名字寫作，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台灣日報》副刊編輯、《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主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自立報系藝文組主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撰述委員。

劉克襄年輕時，就以鳥類生態作為散文題材，開啟了臺灣自然寫作的風氣，由於他對鳥類觀察入微，書寫細膩，還被戲稱為「鳥作家」。從鳥類生態作為出發點，劉克襄把散文的寫作題材擴充到其他自然領域。在多年的散文創作過程裡，他不斷嘗試各種自然寫作文體和題材的試驗，大到地理文史的論述，小至昆蟲花草的研究，他都曾經用心著墨。近年來，他的散文創作主題以生態旅遊，古道探查和社區營造為主。劉克襄從事文學創作、自然觀察、古道探勘、台灣歷史鑽研和旅行多年。具多重身分，既是詩人、小說家、自然觀察者，也是臺灣史旅行研究者，是現階段十分關心臺灣史發展的台灣作家，他也是透

過旅行的方式來觀察這片土地的嚴肅觀察家。

劉克襄的詩及散文，筆觸簡潔生動，內容蘊涵濃厚的創新，無論是批判或控訴，都呈現出一個自然環境者對臺灣人文及自然生態的深度探討。於台北近郊長期從事自然觀察、拍攝與繪畫，研究自然誌、旅行歷史與古道研究。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敘事詩獎及第一屆台灣詩獎，曾獲吳三連獎報導文學獎、時報文學敘事詩推薦獎、台灣詩獎、自然保育獎、小太陽獎等。著有詩、小說、散文、自然志論述、兒童文學繪本等三十餘部，代表作有小說（風鳥皮諾查）、（座頭鯨赫連麼麼）；散文（自然旅情）、（隨鳥走天涯）；詩集（河下游）、（漂鳥的故鄉）、（小鼬鼠的看法）；報導（台灣舊路踏查記）；自然教育（山黃麻家書）、（綠色童年）；論述（台灣鳥類研究開拓史）等。

➤ 課文

「Jody」，從你的留言，我第一次注意到江蕙的英文名字。

那是一九九九年初，冬末春初之交，你，費爾·車諾夫斯基，一名聽不懂國、台語的外國人，飄泊於阿里山山區時，不斷地聽到了，各地都在播放著她的閩南語歌曲。

我對照了歷年江蕙的歌唱作品，那時她正巧出版了《半醉半清醒》。在這張睽違二年多的專輯裡，江蕙的唱腔首度融

入生活況味，擺脫了傳統閩南語歌曲的苦情風格。你後來購買的想必就是這一張吧。

你就這樣反覆聆聽著江蕙的歌曲，壓抑著悲傷，一邊繼續在這個異國的偏遠森林，尋找你失蹤的孩子，魯本。雖然江蕙被譽為「台灣人最美的聲音」，但我從未想過她的歌曲竟能安撫一名異鄉者的失子之痛，而你似乎從第一回聽到時，就獲得了幽微的鼓舞力量，因而牢記著它了。

記得初次遇見你在奮起湖。那天我坐在月台上，正準備享用著名的火車便當。才打開熱騰騰的飯盒，遠遠地便瞧見一名高頭大馬的外國人，胸前掛著一個告示牌走來，乍看還以為是傳播福音的熱情信徒。我慌忙撇過身子，兀自吃著便當，根本未曾留心你的形容，或者在做什麼。

未幾，在祝山，我們有了第二次的碰面。一個寒冬早上五點初頭的清晨。很多遊客搭乘支線火車到來，瑟縮地端著熱食，擠在觀日台等待日出，你又在那兒悄然現身。

那天你依舊披著一頭亂髮，衣著簡單，蓄滿髭鬚，胸前仍掛著那個醒目的告示牌。這時再見面我仍誤以為，大概只有狂熱的宣教士，或者摩門教徒，才會這麼勤勞，一大早到來吧。

等走近你細瞧，才赫然看見，那告示牌上，貼著失蹤已經近一年，魯本的大頭照。

你不斷地朝觀光客群走去，不斷地微笑著，以簡單的中文問候，「你好！」然後，展示紙板上的照片和英文，還有別人幫你寫的中文：

「你有沒有見過，這位紐西蘭金髮青年，他叫魯本。我是他的父親，從紐西蘭來……」

當我看到這些內容，一時尷尬不已，再想及去年年底，魯本的失蹤，旋即浮昇想幫忙又使不上力的無奈。

不知你在此多久了？是否每天都如此早起？日出之前，一名走江湖賣膏藥的王祿仔仙，一如過去持著一款藥品在兜售，但大概是受到你的感召吧，這回站在欄杆前，向群眾大喊時，居然講出這樣的內容：

「我手拿的是從那玉山東峰來的雪蓮，非常的珍貴。但今仔日我不想賣了。今仔日，我要特別跟恁介紹，頭前的這位金頭毛的阿都仔老伙仔。咱毋看他這樣子，好像耶穌一樣，他是真心真意來咱阿里山，找伊後生。今仔日我毋做生意了，你若有能力，在深山裡，找到一個金頭毛的年輕人，一定是

阿都仔的囡仔。你若找得到，拜託你來找我，你不但會有獎金，我還會把我這些珍貴的藥財，全部送給你。」

你雖然聽不懂台語，但看到這位江湖台客如此賣力地宣傳，勢必了然他的熱忱。或許，無濟於事，但你仍投以感激的眼神。

我遇見你時，你在阿里山，大概已滯留一個多月了，沿著古老的阿里山鐵道旅行，從低海拔到高海拔的村鎮，一路上有許多當地人，都熱情地幫助你。相信這時，你已經非常熟悉江蕙的歌曲。你的留言如此敘述，你持續聆聽著這悲傷而甜美的歌聲。它滿溢著溫柔和感情，勝過任何你曾聽過的音樂，跨越了文化和音樂的界限，也跨越了語言的障礙，給了你繼續的力量。

魯本是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中旬，隻身來台旅行的。據說他最早的旅行計畫是要到雪山，但是後來改變行程，前往阿里山。他想以徒步旅行，橫越某一條山路。

為何他會選擇台灣的山岳旅行呢？原來，在紐西蘭時，他就經常縱走山林。台灣山勢崿嶙，森林多樣豐美，相信魯本對這樣的地理環境，一定也充滿嚮往吧。

但十二月四日，你們發現，魯本走入森林之後音訊杳然，並未按約定返國。我們發動了數千人，搜遍了阿里山鄉山區，竟也找不到他的蹤影。

根據當地人的陳述，魯本最後登記下榻的旅店，在沼平車站附近。後來有人見證，隔天他曾探詢前往眠月線的方向。很可能，他想循此一荒廢的鐵道下切山谷，走訪偏遠的豐山村，也可能是更北的溪頭。

登山健行最忌諱，獨自進入陌生的荒野山區，但有時一個人的流浪和放逐，更能體驗私我和自然的關係。這種辯證很兩難，危險的降臨跟心靈的發掘往往只一線之隔。不知二十三歲以前，魯本在紐西蘭是否也曾這樣和森林對話，獲得生命的啟發。台灣的教育裡，其實是很缺乏，也很排斥探險的。

從他選擇一個人，走進阿里山荒涼陌生的森林，這樣的勇氣和精神，想必是多年的習慣和養成。歐美年輕的自助旅行者，進入台灣的高山，獨來獨往者還真不少。我很好奇，這樣追尋自我的學習，父母和師長扮演著哪樣的角色。比如你，做為一個父親，又如何從旁給予意見或支持。

摒除自然教育這一環，從登山的經驗，魯本這趟最後的旅行，有兩個關鍵的因素，頗值得日後年輕的山行者參考。

從新聞報導的資訊，我很驚訝，魯本使用的竟是一本十幾年前出版的英文旅遊書，而非精密的登山路線圖。這種通俗的指南，登山地圖往往相當簡略，路徑亦畫得模糊。

熟悉此山區的人也深知，縱使擁有本地最翔實的地圖，山區的路線恐怕還有待實際的驗證。若無嫻熟路徑的嚮導者，很容易迷途。但魯本不知，信賴地按圖索驥。可能因而在山裡迷失，發生了意外。後來，你也對一些旅遊指南的誤導氣憤不已，直指道，「這本書害了我的兒子，這是一本壞書！」

再者，魯本既然來到阿里山，應該多探問一些訊息的。本地有經驗的登山嚮導，都會再三勸阻，別單獨前往。

我在祝山遇見你時，正埋首撰寫阿里山地區的旅遊指南。對這條鐵道支線還算熟悉。沿著它，在即將完成的登山地圖裡，我小心翼翼地畫出四條向左下切的山徑。過去的地圖只有兩條。

第一條是通往鄒族來吉村的縱走，要翻過惡靈之魂集聚的小塔山。第二條經過石夢谷到豐山，名字好聽，一般人卻不敢獨行。第三條係早年救國團縱走的傳統路線，中途有千

人集聚的大石洞，原始而崎嶇難行。還有第四條叫溪阿縱走，早年更有成千上萬像我這年級的人，浪漫地走過。但賀伯颱風之後，山路就崩壞了。

這四條路，如今以我的登山認知，無疑是台灣中海拔山區最為兇險的地方。除了地圖畫得謹慎，我絲毫不敢掉以輕心，還加註了詳細的文字說明。只是，旅遊指南不會呈現作者的心情。魯本可能不知，台灣的旅遊指南很少翻新，更何況是地圖的資訊。他從地圖找到的山徑，從半甲子前迄今，就不曾再變更了。

就不知魯本走的是哪條路了？

在台期間，你還主動配合警方，到阿里山每一角落探尋，雖然語言不通，但還是挨家挨戶，向沿路的人比手畫腳。甚至親自上電視，向我的同胞求援。

後來，我又在奮起湖老街遇見你。你的穿著和打扮仍是老樣子，遠遠地便清楚認出。其實，那時整個阿里山鄉的人都認識你，也對你充滿敬意。

這條老街就有賣江蕙的唱片，你是在這兒買的嗎？也不知那時，你是否聽懂歌詞了？「啊／心塊半醉半清醒／自己最明瞭」。或許，你根本不知道這是一首情歌呢！

按理台灣是個傷心地，你應該不會再回來的。但相隔一年，你再度出現於阿里山。原來，紐西蘭的台僑們透過報紙，了解你的情形，感動之餘，再集資五千美元，讓生活貧簡的你還有餘裕，再度回來尋找兒子。

這回你長時以豐山為家，彷彿自己也是地震的受難者，協助九二一大地震組合屋的重建，也跟當地村民結交深厚的友誼。同時，還走訪隔鄰的來吉，跟鄒族人研議，如何跟毛利人文化交流。你還拍攝了紀錄片，留下阿里山的美麗山水。一邊拍，一邊繼續跟失蹤的孩子對話，敘述這個魯本很想抵達的地方。

我在豐山旅行時，好幾位友人都提到，他們還帶你深入石夢谷，探尋一副無名的屍骨。儘管你也是登山好手，在這趟山行途中，也不免摔滑了好幾次。相信這樣的深入，你更能瞭解自己的孩子，走進阿里山森林時遇到的狀況。

你從未怨天尤人，責怪台灣的不是。你們的家庭教養和文化，讓你選擇了感恩和沈默。我想魯本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勢必也跟你一樣，擁有對異國文化和山水的熱愛。要不，就不會隻身跑到台灣的偏遠山區。而你們又積極地鼓舞孩子，向遠方出發。

當你動身返鄉時，接受了報紙的訪問，我更明確地獲得了答案。當白目的記者問你，「請問這回來台尋找兒子，有何感想？」你誠摯地說，「我很欣慰，自己孩子的最後，是在台灣的山區結束。」

這句話是我聽過最動容的回答。當我們的年輕人，整天夢想著遠飛歐美時，我好想問魯本，到底是什麼樣的驅力，讓他不辭千里，來到一個比你們家園還小的島嶼，更願意冒險深入阿里山。如今我深信，你已經幫魯本回答了。

二〇〇二年你返回紐西蘭後，在音樂網頁上留言，希望站長能把這封感謝函，轉交給 Jody。你還想當面感謝她，感謝她的歌聲，一個清楚的台灣印記，伴你度過生命裡最悲慟的一段時光，給你繼續尋找孩子的力量。

我不知道，後來江蕙是否收到這封信。收到信時，是否也知道，這個異國青年失蹤於台灣山區的深層意義。

但我很想告訴，你回來隔年，江蕙又出版了《風吹的願望》。以前她的歌詞和曲風都以悲苦的戀情為主，這首和專輯同名的主打歌，曲風溫暖自在，還是她較少選唱的類型，或許你應該聽聽，同時知道歌詞的內容。

我總覺得，那好像在描述你和魯本的感情。比如：「你是一隻飛來飛去的風吹／親像鳥仔快樂隨風自由飛／你有時高／有時低／尚驚有一天無小心打斷線／伴到你飛過一山又一山／牽到你飛過一嶺又一嶺／有一天你會看遍／這個花花世界／甘是你放底心內的願望」

那段時間，我在阿里山旅行，想到你們父子跟台灣的情緣，暗自發心，決定把這段邂逅的感觸寫下。如今時隔多年，或許江蕙小姐也該知道這段往事吧！

十二、《費曼手札——不休止的鼓聲》 節選

費曼

➤ 作者

理查·費曼(1918-1988)，1939年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念研究生，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和物理的研究生入學考試獲得滿分，這是前所未有的，1942年，他從普林斯頓獲得了博士學位，論文導師是約翰·惠勒。他曾參與曼哈頓計劃。同時在康乃爾大學任教，1951年轉入加州理工學院。在加州理工學院期間，因其幽默生動、不拘一格的講課風格深受學生歡迎。1965年，費曼因在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貢獻與施溫格與朝永振一郎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1986年，費曼受委託調查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事件。1988年因腹膜癌與世長辭。費曼先生是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更是二十世紀最傑出、也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除物理學專著外，還著有《別鬧了，費曼先生！》、《你管別人怎麼想？》、《這個不科學的年代》、《發現事理的樂趣》、《費曼手札》等作品。

➤ 課文

費曼致母親盧西莉，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期不詳

下面這封信是費曼給母親的一封回信。在給兒子的信中，盧西莉表達出對兒子的愛，但還是列出她對費曼想娶阿琳這件事，擔心的問題點。她怕阿琳的病會賠上兒子的健康與前程。她也擔心阿琳的醫費用昂貴，非兒子所能負擔（例如氧氣、醫師、看顧等等）。盧西莉認為費曼想結婚，根源在於想討好自己所摯愛的人（「就像你以前偶然肯吃些菠菜來討好媽咪。」）因此建議兩人何不保持在「訂婚」狀態？費曼正式寫了回信，簽名的時候不但用了正式的寫法，還在名字後面加上剛得到的博士銜，表示自己認真的態度。

親愛的老媽：

我應該早點給你回信的。但近來幾天，我都在忙著處理幾個物理問題。現在，我剛好給卡住了，沒有辦法再進行下去，正好可以抽空回你信。

我把你寄來的信也附在裡面，這樣子，你就知道你擔心的是什麼事，而我回覆的是哪一點了。

關於來信提到的第一點和第二點，我已經依照老爸的建議，去請教了史邁斯教授，另外也見了學校的校醫約克醫師。醫師告訴我，我在療養院裡看望阿琳的時候，得到結核病的機率，比走在街上的還要

小。我認為他有點言過其實了(詳細的過程我寫在那封給老爸的回信，相信你也看得到，我就不重述了)。他說結核病雖然有傳染性，但並不會輕易傳染給人。我也不太瞭解他的意思，就去請教沙羅醫師。他告訴我，在療養院裡，病人的唾液都經過審慎的消毒處理，傳染病菌的機會反而很小。但在大街上，人們往往不經意的隨地吐痰。等痰液乾了以後，病菌就飄在空氣裡。而他提到，在療養院裡，空氣中反而沒有結核病菌。他說近二十五年來，尤其是最近十年，我們對結核病這種病症的瞭解，已經大為提高。我一定不會危害到我的學生。史邁斯教授表示，以他個人的觀點，即使我太太生病，對我的職業生涯也應該不會有任何影響。至少他就不在乎。

第三點是醫療費用的問題。假如沒有人能付得起醫療費用，我怎麼能夠賺到足夠的錢來支付呢？以後誰還有資格生病？要多少錢才足夠？要估計這筆費用，有些地方是假設性的，我也假定我會賺到足夠支付醫療費用的錢。你認為要多少錢才會足夠？

第四點，我再也不滿意所謂的訂婚狀態了。我要結婚，像個男子漢一樣的承擔責任。

第五點，這件事對我一點都不困難。近來我忽然發現自己中午外出吃飯的時候，或等人回特倫頓大樓的時候，都會不自覺的哼起歌來。我知道這是因為我正在籌辦婚禮，所以心情愉快。我認為，這是因為

我現在安排的事，會使兩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才格外開心。阿琳生病前，我們就經常談起，以後一起去按門鈴找結婚新居，共同安排婚禮的事。我當時就對這事充滿了期待。我想，現在正是這種心情。

我並不擔心阿琳的父母親，如果他們認為我不會善待他們的女兒，讓他們現在去說吧。如果他們以後才懊惱我做的錯事，那是以後的事了，我一點也不會覺得困擾。你說我對第四點的事情沒有經驗，這點我承認。倒是沒有什麼話好說的。

第六點，這裡所提的花費數字，只是一種猜測。但我願意賭一賭。我認為我會賺到足夠開銷的錢。如果辦不到，我也知道自己將會很慘，但我認了。

第七點，明年我在普林斯頓必定會有一份工作。如果我必須到別的地方去，我會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

第八點，我要結婚，而且我要讓心愛的人達成心願。這樣，在為別人達成心願的同時，我也達成我的心願。這是多麼神聖美妙的事。你怎麼能用吃菠菜來類比？另外，你也誤會我小時候吃菠菜的動機了。我只是怕你對我發飆，我可一點也不愛吃菠菜。

第九點，這一項我們已經討論過了，就是結婚會不會比訂婚更糟糕。我當然不以為然。

第十點，我很抱歉這件事讓你感到難過。但我想你很快會釋懷

的。

為什麼我要結婚？

這件事和所謂「高貴的情操」無關。我也不覺得這件事是這個時候唯一正確、誠實和體面的事情。我也不是為了在乎五年前的誓言，而不願意反悔。其實情況正好相反。這些想法都是很荒謬的。這五年來所發生的事情，如果不是我喜歡且甘之如飴的話，我早就逃之夭夭了，才不在乎有沒有海誓山盟呢。速度之快，恐怕會讓你扭到脖子。我不會蠢到讓一個過去的誓言綁住，把未來所有的生活都賠上去。情形正好相反。

要結婚這個決定，是現在的決定，而不是五年前的決定。

我要和阿琳結婚，因為我愛她，也就是說，我要照顧她。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我愛她，我要照顧她。

我顧慮的事情是，為了照顧自己心愛的姑娘，到底有多重的責任，有什麼不確定因素？

當然，我對這個世界還是有別的期望與目標，並不是只有阿琳一個人而已。我要貢獻全部心力，為物理學付出。這件事在我心中的分量，甚至超過我對阿琳的愛。

很幸運的是，在我看來，這兩件事並沒有什麼衝突，我應該可以同時做得很好。和阿琳結婚對我以後的主要工作，應該沒有影響。如

果有，也一定很輕微的。很可能由於快樂的婚姻，以及在妻子持續的鼓勵與包容下，我會有更大的學術成就也說不定。不過有鑑於阿琳以前對我的物理工作並沒有什麼影響，我想將來也不會有太大的幫助就是了。

我覺得既可以繼續從事喜歡的工作，又能享受著照顧愛侶的喜悅，一定心滿意足。因此我準備近日內就結婚。

我是不是把所有事情都說清楚、講明白了？

你兒子，理查·費曼博士

附筆：有一點我應該特別提出來。我知道自己的結婚是一場冒險，有可能讓我陷入許多不同的困境裡。我和貓咪談過很多情況，覺得我們陷入重大危機的機會很小，但得到的喜悅卻大得多。當然，這只是我們討論過的那些情況。我們也曾仔細分析過每個情況的程度，只是細節太瑣碎了，我沒有告訴你們，只把評估的結論說出來，就是我們認為碰到麻煩的機會很低。但是你們都覺得我碰上大麻煩的機會很高。因此我衷心的期盼，你們能夠把想到的陷阱條列出來告訴我，因為有些東西掛一漏萬，我也深怕自己忽略了哪個重要因素。你已寫出一些我以前沒想到的事。不過仔細思索之後，我們還是覺得值得冒這個風險。我們母子間的差異在於，我們的背景、經驗和觀點都不一樣。你

別擔心因為清楚表達立場，會使我們母子之間愈來愈疏遠。你不會的。我只希望自己不顧你們的反對，執意要結婚，不會傷害我們的母子之情。老實說，你和我對這件事的判斷差異很大，但我覺得你的判斷是錯的。我誠摯的相信，貓咪和我婚後會很快樂，而沒有人受到傷害。

理查·費曼